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绪言 | 1 |
| 第二章 | 说解著 | 15 |
| 第三章 | 说解卦 | 38 |
| 第一节 | 八卦模式 | 38 |
| 第二节 | 六十四卦模式 | 59 |
| 第四章 | 说解阴阳 | 98 |
| 第一节 | 阴阳的哲学思想体系 | 98 |
| 第二节 | 六十四卦的哲学思想体系 | 120 |
| 第三节 | 阴阳说与经纶治国 | 161 |
| 后记 | | 182 |

第一章 绪 言

《易》学在中国，渊远流长。如果从传说中的伏羲画八卦算起，那将有 5 000 年之久，几乎同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起步。伏羲画八卦之事，因年代过于久远而又缺乏资料，已无从可考。到了阶级社会，文献上已有了具体的记载。

《周礼·春官》说：

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连山》、《归藏》、《周易》，其三画的经卦都是八个。由八个经卦互相重叠则成六画的别卦，其别卦都是六十四个。不同之处是《连山》以艮卦居首，《归藏》以坤卦居首，《周易》以乾卦居首。汉代大儒郑玄据之而作《易赞》和《易论》。解释说：

《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

《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

言易道周普而无所不备。

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理解,《连山》以艮卦为首,艮(☶)为山。居旷远之地而观山之出云连绵不断,《连山》当是游牧时代的产物。《归藏》以坤卦为首,坤(☷)为地。经营五谷而观草木皆生养于大地,《归藏》当是以农业为主时代的产物。《周易》以乾卦为首,乾(☰)为天,在上;坤(☷)为地,在下。注重上下尊卑之序,说明《周易》是过渡到了文明时代才出现的。夏、殷、周三《易》卦首的不同,实际上是反映着社会历史发展不同进程。同时也说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易》也是在不断地充实和变化其内容。

关于《周易》的名称,郑玄解释为“易道周普”。朱熹等人认为周是周代之名。朱熹的说法是对的。周为周代,易为变易。将《周易》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周代讲变化的书。这部书成之于殷、周之际,是周文王作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系辞传》还说:

《易》之兴也,其当中古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周文王被殷纣王拘于羑里,于忧患之时,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推演六十四卦,重新编排

其顺序而作卦爻辞，纂成了《周易》。但这并不排除后人对此书的内容还有某些修订。据考证，在《周易》的卦爻辞中确实记有文王以后之事。如升卦六四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是说周文王之时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仍然服事于殷，只祭于境内的岐山而不敢称王去祭天。显然是后人加入的，这也并不足怪，中国古书这类情况很多，一成不变是很少的。特别是《周易》，最初作为卜筮之书，在应用的过程中经过不断验证，对一些占辞会有某种充实或调整。但是，文王作《周易》的历史事实，并不能因此而加以否定。

《连山》、《归藏》、《周易》都是卜筮之书。《连山》与《归藏》早已佚传，无法将这三部书进行比较考证，以辨别其异同。就《周易》一书说，其卦爻辞中多言天、帝、鬼、神，确实充斥着宗教迷信。宗教迷信是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观念。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对许多自然现象不能作出合理性的解释，便认为有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因此遇事不能决疑就要向鬼神发问，卜筮就是勾通人与鬼神关系的一种具体方法和手段。掌握卜筮的专门神职人员叫巫，巫的地位很高，在国王左右充当顾问，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由于他们经常勾通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注意对天道自然界的观察与研究。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逐渐了解和认识

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而将其充实到《易》书里。这样，在卜筮的外壳里就渐渐产生了哲学思想的萌芽，《周易》的卦爻辞中已呈现出这种端倪。譬如说，乾卦六爻取龙为象，通过龙在六爻上的“潜”、“见”、“惕”、“跃”、“飞”、“亢”，而反映事物发展由低到高的终始过程，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实例。而周代的卜筮之书之所以称之为《周易》，就是要突出它的发展变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对卜筮的逆反，标志着哲学思想在神学的体系中已经占领了一定的阵地。

因此我们说，《周易》是卜筮之书，但在卜筮的里边却蕴藏着一些哲理性的内容。这似乎是很奇怪，其实是非常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马克思曾说过：

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会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①。

《周易》就具有这种特点。它的哲学思想是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的，又是一直在“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具有二重性。这正是哲学思想开始问世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哲学思想一旦产生，它必然不断成长壮大，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

过来“消灭宗教本身”。从《周易古经》到《易传》的成书，就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的过程。《周易古经》产生于殷周之际，《易传》之最后定本成书，直至战国末期，这中间经历了七、八百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伴随着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思想文化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飞跃发展时代。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大发展、大飞跃、大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眼界开阔了，认识能力提高了，从而给哲学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因此，《易》学就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里形成了两个流派。一派是沿袭着传统的为卜筮而用，援象比附以断吉凶，《左传》与《国语》中所记述的二十二个卦解多属此例。另一派则是沿着哲学的方向向前发展，通过解卦去总结和认识一定的规律。这在《左传》和《国语》的卦解中，也可找到具体实例。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

君世以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鲁国大夫季氏逐其国君取而代之，百姓服从而拥戴季氏，史墨引用大壮（䷡）的卦象进行论证。大壮的内卦是乾（☰），乾为天；外卦是震（☳），震为雷，是雷乘驾于天之上。雷本来是在天之下震动，现在却乘驾于天之上，是发生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根据这一卦象则提出，对立面的转化是客观规律，故曰：“天之道也。”又进一步引伸说，虞、夏、商三王的后代现已成为庶民，贵族与平民的地位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所以“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自然现象看，高陵可以变为深谷，深谷也可变为高陵；一切都可以发生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这是合乎天道规律的。在卜筮那里，大壮雷在天上的卦象并没有这般意义，将其解释为对立转化规律完全是史墨的发挥。史墨的这一发挥带有明显的哲学特色，标志着《周易》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它开始向理性思维的方面发展了。

《左传》还有一条重要的史料，即昭公二年记载的晋国韩宣子访鲁，在太史那里看到了《易象》与《鲁春秋》，说：“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

所以王也。”通过这两部书韩宣子了解到周公的伟大品德和王天下的原由，说明《易象》绝不是单纯讲卦象，而是援象以阐发某些必然性的东西。否则韩宣子不会发出那种感触性的评论。

当孔子之世，援象解《易》以阐发义理的资料已经积累了不少。孔子以其博学多能周游各国而明察世故，至晚年才接触到这些资料能深悟其无穷之奥义。所以“韦编三绝”，深有感怀，自谓如果五十岁时能学《易》亦可“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孔子虽然是伟大的天才，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作为一定的依据，纂成如此博大精深的《易传》体系也是不可思议的。《史记》的记载不容怀疑，确切一点说，应该是经过孔子的编纂整理，《易传》成书了，但还不是最后的定本。《史记》还记载孔子授《易》于商瞿，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子弓授子家，子家授子乘，子乘授田何。这时已到了秦世。经孔子九传而至西汉时的相何，相何授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世系有案可查，十分清楚。在这师承授受的过程中，孔子的门生后学秉家法承师教，在文字内容上作些充实和调整也是顺理成章的。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战国末甚至秦汉之际，这才使《易传》日臻于完善。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都脱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周易》经、传的思想体系，只能萌发于西周，而成之于春秋战国，因为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必备的客观条件。文王与孔子又是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位伟大人物，他们对《周易》经、传的编纂成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这项事业又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才完成的。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哲学思想最初从“宗教形式中形成”，又始终在卜筮的“宗教领域内活动”，逐渐完成了它的蜕变过程。从而使《易经》与《易传》成为一个奇妙的结合体，即《易传》以解释《易经》的方式来改变卜筮的宗教观念，对天道鬼神提出新解说。不仅重新介说了天道鬼神，甚至连卜筮的外壳也作了“科学”的论证，以使它与新的内容相统一而为自己所用。所以，这一巨大的改造工程进行得非常自然而有序，显得天衣无缝，使人感觉不到还存在着两种观念的截然对立。之所以取得这样的社会实际效应，除作者的手法高超外，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许多的基本思想、观念在《易经》中都已经孕育了。虽然它是隐隐约约，或者说是潜在的意识，但毕竟是萌发了的东西。通过历史的反馈，螺旋式的发展，《易传》将它升华了，完善了，显现了。

在对待《易经》与《易传》的关系问题上，学

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易经》是卜筮之书，没有什么哲学思想，只有《易传》才是讲哲理的。另一种认为《易传》讲的哲理都是《易经》中所固有的。我们觉得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或完全等同起来，都是不太妥当的。客观一点说，应该承认《易经》是卜筮之书，但也必须肯定它也确实蕴藏着一些极其素朴的哲理思想。假如《易经》中不具有极其素朴的哲理思想，那么《易传》又依据什么去加以发挥解释，岂不是无本之木吗。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是统一的整体，只是层次的不同。《易经》中的思想，反映着西周时期的认识水平，《易传》将其继承和发展了，从而攀上了时代的高峰。因此，我们依据《易传》来解说《周易》的阴阳八卦，立足点是放在哲理方面而不是卜筮，对其思想的评价是着眼于战国末期，而不是西周的初年。

从《易经》发展到《易传》，哲学从神学的母体中脱胎出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学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宗教迷信的卜筮，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虽然遭受一次致命的打击，却仍然在固守着自己的阵地。自此而后，《易》学的发展就形成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是为卜筮而用，一是为政治而用，汉代以后《易》学分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即由此而殊途。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象数

学与义理学都得到了充实和发展。比较而言，由于义理学讲哲理注重人事而服务于政治，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地位逐渐上升。所以汉代就称《周易》为“六艺”之原，到唐代《周易》即冠“六经”之首。至宋明理学兴起，更是以《易》理为主要根据。象数学重天道之自然现象，推极卦象以断吉凶，于汉代极为盛行。经魏晋时期王弼的扫黜而衰落下去，直到清代复汉学才有了新的转机。应该指出，义理思想当然是应该注意研究的，象术学也有其宝贵的价值。因为象数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并不是单纯的卜筮，它在观察自然和对数术的研究，揭示了许多科学的奥秘，对中国的文化宝库也是有贡献的。

以上我们概要的讲了从《易经》到《易传》的成书过程，和从卜筮神学到哲学的蜕变，以及汉代以后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形成的原由。掌握这一概貌就可以能够理解，本书所讲的《周易》阴阳八卦，是以《易传》为主要立论根据，而侧重于它的哲学义理。在揭示它的哲学义理时，又不可能脱离开卜筮这个外壳，这就涉及到了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有必要还得谈谈，《周易》哲学对卜筮的形式是怎样利用和改造的。

卜筮的具体形式就是蓍与卦。蓍为占筮，也就是求卦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卦为占筮而得出的结果，它的具体形式就是八卦和六十四卦。《易

易》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在卜筮的这个蓍与卦的外壳里诞生的，直到成长脱胎之后，始终没有抛弃而还在利用它。这个外壳，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是用来沟通人与鬼神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与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相融合的。然而，《周易》的哲学理论思维却借用了它，改造了它，并且从科学的角度重新予以说明，使它服务于新的内容。这种改造与说明，具体讲就是把蓍、卦由神学的启示录，变成了客观世界的模式图。看来这一改造工程似乎难度很大，其实也不尽然，关键在于如何去寻求到新的结合点。

在卜筮的神学那里，三画的八卦就是八个简单的模型，用来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现象。由八个三画的八卦互相重叠而产生出六画的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复杂的模型。神职人员根据每卦卦象比拟附会进行种种解说，以演化出吉凶得失，这就是神的具体启示。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六十四卦表示着神对人的发问有六十四种答案。究竟会得到哪种答案，那要依靠蓍来决定。蓍就是占，通过一定的程序，占得哪一卦，那一卦就是具体的答案。占筮这种东西，在二、三千年之后的今天仍未绝迹，于民间还在流传。哲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世界和说明世界，既然八卦和六十四卦是一种模型，就存在着借用的可能性。只要把它改换一下，将卜筮启示录的模

型改换成世界图式的模型，那就可以完全用它去模拟客观世界并说明客观世界。这样一来，卜筮神学宗教的内容可以扬弃，而卜筮的外壳却可以继续留用，只要重新构造一番作某些必要的装修就足够了。这就有了新的融合点，《易传》对《易经》的改造工程，就是从这方面着手进行的。

模型的作用，是通过一定形象性的东西进行思维的。譬如战争中的沙盘作业，可以把一个巨大的平面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沙盘上。通过小小的沙盘，来展现地形地貌和敌我双方兵士的布置和配备，一目了然。它的作用，往往超过语言、文字，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互为补充。这说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并不是对立的。《易传》的编纂者能够把卜筮外壳的蓍、卦形式借用过来，除了历史的承袭性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了形象思维的价值和作用。这一点在《易传》中讲得十分清楚。

《系辞传》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情，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其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段文字是孔门弟子托孔子之言，说明为什么要利用卦的模式而不将它抛弃。文字是表达语

言的工具，但文字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有时又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语言也有其局限性，有时又不能完全表达思想。鉴于这种情况，“圣人”才决定用形象性的东西来表达思想，设立出卦的模式以反映思想的虚虚实实。然后再系上言辞，以发挥语言、文字所应当起到的作用。这段话，既讲了形象比拟的重要性，又讲了继承蓍、卦模式的因由。最后强调，利用它的根本目的是“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去阐发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以鼓舞人们进取而得到实际利益，并不是为了别的东西。

通过形象思维以补充语言、文字之不足，应该说这既是《周易》一书的特点，同时又是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特征。庄子曾经说过：“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①强调语贵达意但又不能完全达意。所以《庄子》一书多用寓言和形象比拟来表述思想，显得异常生动活泼。往上还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比兴之作。《易传》之解经，可称之为集大成者。恩格斯就曾说过：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

① 《庄子·天道篇》。

的内容。^①

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易》书采用了蓍、卦的这种形式而阐发哲理,既有历史的承袭关系,又反映着时代的基本特征,有其发展的必然连续性。

根据这种实际的情况,我们对《周易》进行说解,既要考虑它的内容,又要考虑到它的形式。蓍与卦,是它的基本形式,阴阳变化,是它的基本内容。称之为阴阳八卦说解,是既概括了它的形式,又包含了它的内容。我们将从这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以期能作出一个全面的说明和解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383页。

第二章 说解蓍

《周易》以卦的形式出现，要了解卦，首先必须了解蓍，因为卦是由蓍决定的。说《周易》为卜筮之书，其主要根据也是着眼于蓍。蓍，具体说就是占卦，所以又叫占筮。占筮要进行数学运算，在运算的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筹码。古代时期是以竹签当作筹码，称作筮。筮字，从竹从巫，会意为巫（即专业的神职人员）用竹签进行占卦。大约到了东周时才改用蓍草代替竹签当筹码，而称作蓍。蓍，名词可作动词用，作为占卦的代称。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那就是卜与筮的区别。卜为龟卜，筮为占筮，并不是一个东西。龟卜主要是利用象，占筮则是利用数。

《左传》僖公十五年韩宣子曰：

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先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正义》解释说：

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

土之象而告人。凡是动植飞走之物，物既生讫而后有形象，既为形象而后滋多，滋多而后始有头数。其意言龟以象而示人，筮以数而告人。

卜是在龟甲上钻孔之后用火烧，根据其裂纹的形象断之以吉凶，是具体的直观，比较简单。筮是用竹签作的筹码进行抽象的数学运算，当然就比较复杂了。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因为动植飞走之物都是有形象的，这些形象之物愈生愈多，就产生了数的观念。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对数的抽象观念也增强了。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

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抛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征而仅仅顾及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①。

有了这个前提条件，龟卜才能过渡到占筮。由此可见，筮的产生并逐渐代替了卜，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进步现象，不能轻易加以否定。

筮要依靠数学运算，运算就要有一定的规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页。

和方法，这种规程和方法就叫作筮法。从《易》的发展历史说，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有《周易》，三易各有其行筮的方法，内容并不是一样的。《周礼·筮人》说：“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指明三易的筮法有九种之多，可惜基本上都已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唯有《系辞传》记载的所谓“大衍筮法”一种。考察《周易·系辞传》的“大衍筮法”，其思想结构精密，并赋予一定的哲理。以此推断，当是形成较晚，最早不能早于西周，并经过了《易传》编纂者的改造。在多种筮法中是最为先进的一种，所以才被收入《易传》而保存流传下来。我们这里所谈的《周易》筮法，就是以它为唯一的依据而加以具体解说的。

筮法的内容

《周易·说卦传》开头就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

这段话，对筮法的内容、性质以及产生的过程，作了一个总体的说明。简单一点说，即筮法是由数构造起来的，而数与天地有直接关系。通过天地之数的变化而分阴阳，观阴阳的变化而产生刚柔两类爻画，累计爻画而确立出卦。这一切步骤又

都是与天道规律和人性道德相合契。有了这一总的概念之后，再逐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参天两地而倚数”，强调筮法是依靠数而确立的。这个数，并不是一般的数，而是天地两相掺杂之数。什么是天地两相掺杂之数？

《系辞传》说：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所谓天地两相掺杂之数，首先是把十个自然数分为五奇五偶，肯定了数的奇偶对立统一关系。然后，将一、三、五、七、九，五个奇数定为天数；二、四、六、八、十，五个偶数定为地数，说明数的奇偶对立统一的关系体现着天地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样就把抽象的数与客观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数的矛盾运动规律和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规律统一在一起。从而证明，之所以用数的变化来定卦，用卦来反映天地万事万物的变化，是因为数——卦——天地万事万物，三者有着共同的规律性。

然后再把天地之数两相掺杂起来。“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就是把天的五个奇数累计相加，得出的合数是二十五。把地的五个偶数累计相加，

得出的合数是三十。二十五与三十，仍然是奇偶的对立统一。这个奇偶之数与前者不同点，就是五奇五偶是天地的基数，二十五与三十是天地的极数。所谓极数，是说它是天地最大的奇偶之数。正因为它是天地最大的奇偶之数，通过这个奇偶之数的变化就可以代表和反映天地的变化。于是就利用这个奇偶之数进行推演，故称之为“大衍之数”。

“大衍之数”是怎样进行具体推演的？

《系辞传》接着说：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扚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大衍之数五十”一句，按金景芳先生考证：“当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转写脱去‘有五’二字。^①”这一补正是对的，因为上文已经提出“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五十有五”的天地之数，也就是“大衍之数”。“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为何只用四十九而虚其六个数不用？注家很少有人讲明白，唯姚信、董遇之说近似。他们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

① 《易通·周易之占用九六》。

四十九。^①”姚信、董遇二人不仅肯定了“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同时指出虚其六个数不用是因为一卦设有六个爻位而占去了六个数，所以只用其四十九个数。这四十九个数，在进行推演时以竹签或蓍草当作具体的筹码，称作策。将四十九策按一定规程进行分合运算，就叫作揲蓍。

在揲蓍时，开始将四十九策合拢在一起，这象征天地未分之前宇宙是浑然一体的“太极”。然后随意用手将四十九策分成两部分而放在案前的左右两边，这就叫“分而为二以象两”。“两”为“两仪”，即象征“太极”生“两仪”，造分了天地。再从左边那簇策里取出一策夹在左手的四、五指之间，这就叫“挂一以象三”。“三”为“三才”，即天地人。挂起这一策与左、右两簇之策相并立，这象征继天地之后产生了人。接下去就是将左、右两簇之策均以四个为一组而数之，这就叫“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即象征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

四十九策，“挂一”之后剩下四十八策，以四四为一组数的结果，最后左簇余一，右簇必余三；左簇余二，右簇必余二；左簇余三，右簇必余一；左簇余四，右簇也必然余四。这些所余之策则称之为“奇”，“奇”者，即零散之策。将左右两簇

① 《周易正义·疏》卷七。

的零散之策加在一起，不是四个，就是八个，统统夹在左手的三、四指之间，这就叫“归奇于扚以象闰”。即象征一年十二月之外还有闰月。按古代历法，五年之中要有两个闰月，而四十九策分为左、右两簇数的结果，最终必然是左簇之“奇”归一次“扚”，右簇之“奇”归一次“扚”，此则象征“五岁再闰”。到此，“大衍之数”即完成了一次推演变化。变化的过程包括了“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环节，故言“四营而成易”。《周易正义》孔颖达疏：“营为经营，谓四度经营蓍策乃成一变也。”按此方法，每四度经营蓍策而完成“大衍之数”的一次变化，累计三次变化才能画出一爻，积“大衍之数”的十八次变化才能画出一卦，故言“十有八变而成卦”。

“大衍之数”每经三次推演变化而画一爻，在这三次推演的过程中，蓍策的变化都有些什么规律呢？具体如下。

第一变：四十九策经“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之后，剩下的策数不是四十四，就是四十。因为两簇之“奇”，左余一，右余三；左余二，右余二；左余三，右余一，加在一起都是四。左余四、右余四，加在一起是八。四十八策减去四或八，剩下的策数只能是四十四或四十。

第二变：在四十四或四十的基础上，又

经“分二”、“揲四”（按：一变之后不再“挂一”），“归奇”非四即八，剩下的著策则出现三个数，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具体说，如果一变之后的策数是四十四，二变“归奇”是四，就成四十；“归奇”是八，就成三十六。若一变之后是四十，二变“归奇”是四，就成三十六；“归奇”是八，就成三十二。

第三变：在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的基础上，又经“分二”，“揲四”，“归奇”非四即八，剩下的著策则会出现四个数，即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具体说，二变之后如是四十，三变“归奇”是四，就成三十六；“归奇”是八，就成三十二。二变之后如果是三十六，三变“归奇”是四，就成三十二；“归奇”是八，就成二十八。二变之后如果是三十二，三变“归奇”是四，就成二十八；“归奇”是八，就成二十四。

三变之后剩下的这四个策数，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均用四加以除之，则分别得出九、八、七、六。七、九为奇数，定七为少阳，九为老阳。八、六为偶数，定七为少阴，六为老阴。凡得九、七之奇数，就画阳爻，符号是（—），称作刚。凡得六、八之偶数，就画阴爻，符号是（--），称作柔。按照此法，积“大衍之

数”的十八次变化而画出六爻，累计六爻则占得一卦。

这里还需指出，命爻用九、六而不见七、八的问题。现在我们读《周易》，见到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为一半，凡阳爻皆标九，凡阴爻皆标六，而不见七、八这两个数。这并不是说，在揲蓍的过程中未出现七、八这两个数，而是不用这两个数。是何缘故？这就涉及到阴阳老少进退变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模拟了。

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凡是处于少壮时期的东西，都是向上继续发展的，到了老朽时期则走向衰亡。由少变老，是量变过程；老一变则衰亡，是质变过程。用七、八、九、六这四个数来模拟这一发展变化规律，于是规定七为少阳，八为少阴，阳进而阴退。阳进则七之少阳可进为九之老阳，所以凡得七、九之奇数都画阳爻，（一）。阴退则八之少阴可退为六之老阴，所以凡得八、六之偶数都画阴爻（--）。七进为九，由少阳变为老阳，是量变过程，阳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因而都用（一）的符号。八退为六，由少阴变为老阴，也是量变过程，阴柔的性质未改变，因而都用（--）的符号。由于性质未改变，七、八这两个数，就叫作不变数。九、六则叫作变数。物衰则老，老则变。九为老阳，六为老阴，衰老则发生质变，所以九、六可互变。九变六，是由阳而变为阴；六

变九，是由阴而变为阳。命爻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以此表明阴阳刚柔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发生对立转化，这就叫作以变数为占。为了阐明这一道理，乾坤两卦的六爻之上特设“用九”、“用六”两爻，以发其通例。可见七、八、九、六的进退变化以及对卦爻的命定，蕴藏着深刻的思想，体现着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

这样，“大衍之数”每经三次分合运算的推演变化而得出七、八、九、六；以七、八、九、六去分阴阳老少；按阴阳老少去确定刚（—）爻或柔（--）爻两种符号。积“大衍之数”的十八次变化而画出六爻，由下往上画，累六爻而成一卦。这就是《说卦传》所讲的“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即观察七、八、九、六阴阳老少的变化。“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即根据阴阳老少以发挥刚柔两类爻画的符号作用，从而确定出它是六十四卦中的哪一卦。揲蓍占卦的这一演化，它穷极了万物之理及其固有之性，最终推致于天命的规律性，与人的道德伦理也是一致的。这就是《周易》“大衍筮法”的基本内容。

蓍的作用

《周易》的“大衍筮法”，是古人用数字编造

起来的一套“程序”，这套“程序”是用来对卦进行检索的。人们都知道，现代的电子计算机有数据库的存储，又有程序的检索。《周易》的蓍、卦与此相类似。卦，可称之为数据库的存储，而蓍则可称之为程序的检索，只是初级与高级的程度不同而已，其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周易》数据库就是八卦和六十四卦，它存储着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还可以说，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种模型，把天地万物尽收于其中，构成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缩影。蓍的作用就是对六十四卦的模型进行检索，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六十四种模型中而提取其一。既然六十四种模型即数据库存储着天地万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那末对它检索程序的编制，也必须与之相统一。我们从这一点去认识它，解剖它，下边就提出三个方面，作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用“大衍之数”的推演去模拟天地的推演。

天地的演化过程，《系辞传》是这样描述的：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这里不展开讲，只是要明确“太极”是宇宙的创始；“两仪”为造分天地；“四象”为有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由此而产生出八卦。“大衍之数”的推演则是模拟着客观世界这一发展过程，利用策数的分合运算，“象一”、“象两”、“象三”、

“象四”，最后得出七、八、九、六而定卦。以此说明，“大衍之数”的推演过程，也就是客观世界的推演过程。天地的推演过程，通过“太极”、“两仪”、“四象”，最后产生出八卦，由八卦而构成六十四卦。“大衍之数”的推演过程，也是通过“太极”、“两仪”、“四象”，最后产生出六十四卦，与天地之演化是同步运行的。这种同步运行在于证明，人们应用“大衍筮法”进行揲蓍的过程，也就体现着是顺应了客观世界生成变化的过程。因而，经过揲蓍而占得的那一卦，它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天地变化的必然结果。这就给揲蓍占卦，带上了客观性。

第二，用数的奇偶变化去模拟天地阴阳规律变化。

《周易》认为，天地的演化的过程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其基本规律就是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规律是从物质运动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它和客观物质是不能脱离的。数也具有抽象性，而抽象的数目则以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为基本内容。因而它就和客观世界其他一切具体事物一样，自身也包含着矛盾运动。其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就是奇偶的对立统一，这样，数的抽象运动规律与阴阳的抽象运动规律，就有了一致性。《周易》的“大衍筮法”从这一事实出发，利用数的抽象规律去体现阴阳的抽象规律，来进

行推演变化。于是将十个自然数分为五奇五偶，构成了奇偶的对立统一，以代表天地阴阳的对立统一。再用二十五与三十奇偶的对立统一组成“大衍之数”，以代表天地阴阳整体的对立统一。经过一番揲蓍推演之后而得出七、八、九、六；七、八与九、六，还是奇偶的对立统一。按七、八与九、六的奇偶来画出刚（—）柔（--）两类爻画，也还是奇偶的对立统一。以此来证明，在揲蓍过程中数的奇偶变化，就是天地阴阳客观规律在变化。通过数的奇偶变化最终将决定在六十四卦占得某一卦，这一卦的占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天地阴阳规律变化的必然结果。这就给揲蓍占卦，带上了客观真理性。

第三，用策数的变化模拟时间的发展和万物的变化。

按照《周易》所描述的世界生成之序，“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基本物质现象。这八种基本物质现象互相作用，从而演化出世界的万事万物。“大衍筮法”又通过策数而加以模拟。

《系辞传》说：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按“大衍筮法”，三变而后得七、八、九、六。

七的策数是二十八，八的策数是三十二，九的策数是三十六，六的策数是二十四。七、八为不变数，九、六为变数。《周易》以变数为占，凡得七皆进为九，得八则退为六。命爻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乾（☰）卦的六个刚爻都是老阳九，九为三十六策，以六爻乘之，共计为二百一十六策。坤（☷）卦的六个柔爻都是老阴六，六为二十四策，以六爻乘之，共计为一百零四策。将乾坤两卦的策数加在一起，共计得三百六十策，与一年的三百六十天相等。乾为天，坤为地，三百六十策象征天地变化三百六十天一年为一个周期，故言“当期之日”。《周易》上下两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半。阳爻一百九十二，以老阳九为三十六策乘之，共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一百九十二，以老阴六为二十四策乘之，共得四千六百零八策。将上下两篇的策数加在一起，共计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这个数与万物之数约为相等，故言“当万物之数也”。策数的这种模拟用来说明，按照“大衍筮法”进行揲蓍，本身就反映着时间在运行，万物在生息。经过揲蓍要占得一卦，那一卦就是万物生息过程中的某一具体事物。这就给揲蓍占卦，带上了现实性。

以上剖析可以看清，《周易》的“大衍筮法”的作用，就是通过数字结构的某种变化关系，模拟着世界的演化过程，客观规律的运动过程，和

万物的生息过程。当然，这种模拟只能是机械主观的设计，机械的搬用，并不见得有什么真正的内在必然性。但是，就这种主观性的设计能力而言，也并非简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就“大衍筮法”的内容来谈它的模拟作用。除此之外，从蓍与卦的对应关系上去看，它还体现着事物发展的特定阶段，以及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特定过程。

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如果从时间性上去说，可以划分为过去和未来两大阶段。凡是过去的事物，由于矛盾暴露得比较清楚，相对说是比较容易认识的。而未来的事物，由于处在潜在的发展阶段，矛盾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人的主观意识是难以逆料的。“大衍筮法”的作者看到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种极端复杂性，并试图来解决这个对事物发展变化如何去认识和把握的问题。由于不了解，也绝对不可能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便脱离开社会实践去考察认识，企图用某种手段去解决对事物的认识问题。于是就按照当时所达到的认识能力，仿效着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规律而创造了一个模拟物，蓍就应此而产生了。

“大衍筮法”之所以用数字来构成，是因为数字具有极大的抽象性，只有抽象性的东西才便于装填实在的内容。数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变化

的多样性，这一特点又恰恰可以为无限变化着的事物提供某种模型。所以“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倚数”而“生蓍”，用蓍来模拟和效法处于未来潜在运动过程中的事物。事物在其潜在的运动过程中往往是无形的，数的抽象性则可供利用。事物在其潜在的运动过程中也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数的奇偶变化则可供利用。事物在一定规律的支配下，经过潜在的发展阶段最终要暴露出来。揲蓍通过数字有规则的变化，最终要呈现出一卦，所呈现的一卦就是具体事物的象征。因此《系辞传》说：“极数知来之谓占”，“占事知来”。利用数字构造的“大衍筮法”进行揲蓍，极尽“大衍之数”的变化而占得一卦，再通过这一卦而达到预知未来之事，这就是蓍的重要功能。由此可知，蓍的作用就是使事物超前暴露，只有超前暴露才便于超前认识，从而达到超前预知。能够超前认识和预知，也就指导了人们的行动。

因此说，蓍这个东西，它把事物潜在的运动过程缩短了，把事物潜在的矛盾揭示了，使人们的认识超前了。这样，人们要想预知未来之事，就可以抛开事物的本身而直接向蓍去发问。《系辞传》说：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

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与于此。

参伍其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只要“参伍其变，错综其数”，就能“遂知来物”，著是“至精”、“至变”、“至神”的，这就叫“立成器以为天下利。”①

揲蓍占卦，在卜筮那里是用来通神的一种手段。《周易》接收过来并没有完全否定它，而是以更高的视角给予了合理性的解释与说明，使它成为认识环节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当然，这一切的说明都带有主观规定的色彩，而屈从于强制性的结构，并没有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建立起必然性的联系。所谓超前认识和预知，也只能是一种主观猜测而已。这证明，一方面它还没有完全摆脱卜筮形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试图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去寻求正确的认识，在这条道路上还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① 《系辞传》。

蓍的性质和特点

从《周易》的模式结构说，包括蓍、卦两大部分。卦是世界模式，代表呈现着的万事万物，是已知的。蓍是事物潜在运动的模式，是未知的。我们说蓍的作用是知来，可以超前预知，主要还是指通过它占得一卦而达到已知，并不是就蓍的本身说的。如果就蓍的本身说，在进行揲蓍的过程中，并不晓得会得出哪一卦，只有极尽“大衍之数”的变化之后，才会揭晓它是六十四卦中的哪一卦。这就说明，蓍作为事物潜在运动的模式，它还是未知的，但是，它却是通向已知的中间环节和桥梁。从这一特点上去认识蓍的性质，《易传》将其概括为“蓍之德圆而神”。

“蓍之德圆而神”这句话，是用形象比拟的手来谈蓍的性质。也就是说，把蓍比作是一个圆球。圆球的特点就在于它能滚动，以此说明它的性质是运动变化的。如果从事实上去理解它，揲蓍以占卦，蓍这个圆球就滚动起来，谁也不晓得它将会在哪里停下。这既证明了它的运动变化的特点和性质，也证明了它是未知的东西。既然它是运动变化的，又是未知的，那就不是人的主观意识所能控制的，所以就称之为“神”。这样又提出了一个对“神”学应该如何去理解的问题。

在《易传》里，“神”字用的很多，通观全书，

不下三十余处。仅就谈蓍而言，也多处提到“神”。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一节，最后一句话归结为“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系辞传》还说：“神以知来”，“是兴神物”，此处又讲蓍的性质是“圆而神”。因此神的问题，不可不辨。

在卜筮的体系里，“神”是最高的主宰，超自然的化身。《周易》哲学曾改造了卜筮的神学宗教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和分析。经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神”与“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系辞传》第五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最后则归结为“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道”，就是一阴一阳的变化。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切事物都包括着一阴一阳对立面统一的规律。“神”字，则是用来说明阴阳对立面的统一变化过程的。为此，《易传》对“神”字的确切含义曾作了三点说明。一是“阴阳不测之谓神”。^① 这个“神”字，是讲阴阳变化错综复杂无有穷尽，人的主观意识难以预测和把握，故称之为“神奇”。二是“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② 这个“神”字，是形容阴阳变化过程非常快，人的主观意识不易觉察，故称之为“神速”。

① 《系辞传》。

② 《系辞传》。

三是“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① 这个“神”字，是指阴阳变化过程非常微妙，容易使人不知其所以然，故称之为“神妙”。“神奇”，“神速”，“神妙”都是用来形容“道”的阴阳变化某种势态，并不具有名词的意义。这是应该首先明确的。

其次，为了进一步阐明“神”字的这一新的特定内涵，《系辞传》又从浅出的角度举出了一个实例。谁能行不由户，那就用门户的开关之理来说明“神”的含义。它说：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门总是一开一关的。开门为白天，就叫阳；关门为黑夜，就叫阴。正因为门能开关往来不停地运动变化，人才能够出出入入通达而无阻。阴阳往来变化的道理就是如此的。门能够被看见，是因为有形象。有形象则必然是具体的器物。从门这个具体器物的一开一关中就可裁制出抽象的法则来，那就是阴阳往来的变化规律。可是老百姓天天都利用门这个具体器物一开一关而出出入入，却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反而把所以然之理归之于

^① 《说卦传》。

神的支配。这一实例说明，对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普通的老百姓不晓得什么是阴阳变化规律，所以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神在起作用。而了解阴阳变化规律的人，则把一切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归之于事物矛盾运动的自身。

因此，《易传》反复强调“神明其德”，即把明了“神”的性质作为学《易》和道德修养的最高准则。《系辞传》说：“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唯有精研事物之至理，达到认识事物变化之所以然，然后才能明白什么叫作“神”。达到了这种境界才能谈得上对《周易》的学以致用，此非大德之人不足与闻。因此张岱年先生曾说：“《易大传》改造了神的观念，提出了关于神的新界说。”^① 这一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由此可见，对“神”字如何理解，不仅关系到对《周易》哲学中一些概念怎样理解，而且直接涉及到对蓍的性质如何去认识。在《易传》里，“神”字并不是超自然的化身，从而也就明确了“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和“是兴神物”的这些“神”字，并不是讲蓍具有超自然的神通，而是说蓍的性质是变化的。由于它的运动变化体现着天地变化的一定规律，所以才用它预知未来。由

^① 《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第一辑。

于《易传》改造了神的观念，自然也就改造了蓍的性质。在卜筮那里，蓍是向神发问的手段，而占得的一卦又是神的回答和启示。《易传》则将其解释为是一个变化之物，它象一个圆球那样能滚动，滚到哪里停下就占得哪卦。我们之所以要用一大段文字来辨明“神”字的真正内涵，就因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也可以这样说，不了解“神”字的新界说，就不能了解蓍的性质；不了解蓍的性质，就不能了解《周易》这一部书，怎样从神学那里脱胎出来而成为哲学著作。而且要知道，《系辞传》之所以把蓍的性质比作是一个滚动的圆球，说它是一个运动变化之物，目的就是要同卜筮的神学区别开来。

综上所述，我们对蓍的内容、作用、性质和特点，作了一个全面的解说。最后可以综合性的评论。蓍，这个似乎是很神秘的东西，几千年来曾使一些人大惑不解顶礼膜拜。其实，它不过是用数的奇偶对立统一关系而创造的一个反映事物潜在变化的模拟物，并通过数的分合运算而构造了一幅“世界模式图”。我们剥去过去覆盖在它身上的神学伪装，还其本来面目，就可以看清楚筮法所追求的是要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又必须以蓍——卦——事物三者的统一。由于体系的需要，它必须在蓍这里搭起一个自然界的骨架，这又迫使它不能不进行一番数学游戏。所以，数的

分合运算，目的在于证明“体系”具有客观真理性。结果却恰恰相反，只能证明“图式”是一个强制性的结构，它与客观世界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

虽然数的“图式”是不科学的，但必须承认，筮法中阐述的关于数的奇偶对立统一关系，并试图用这种关系去说明事物普遍规律这点，是有科学价值的。筮法运用数的奇偶对立统一关系去反映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周易》哲学的理论基础。从而使蓍由通神的工具变为认识外部世界的一种手段，这不能不说在思维的发展史上是一大飞跃。而且，对筮法结构的解说以及复杂的运算，都显示了作者具有很高的逻辑思维和抽象的概括能力。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周易》由最初的卜筮之书而最后过渡到哲学著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客观已具备了这种条件。

蓍，在《系辞传》中仅为一章，文字也并不多，但地位却非常重要。没有它，就无从了解卦的由来，更难了解由神学宗教的卜筮怎样转向了理性思维。所以，我们应该将这一章，视为非常珍贵的资料。《周易》的蓍和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蓍的内容、作用、性质特点以及意义搞清楚了，这就为解剖卦的模式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第三章 说解卦

第一节 八卦模式

《周易》的蓍、卦两大结构都是模式。蓍的模式是由数字构造起来的，卦的模式是由爻画构造起来的。二者相比较，蓍的模式较为简单，它只反映事物潜在的发展阶段。卦的模式较为复杂，它要反映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一切变化。因此，卦的模式又分为三画的八卦和六画的六十四卦。三画的八卦，用来模拟天地万物的生成。六画的六十四卦，用来模拟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在这一节里，我们先解说三画的八卦。

八卦是世界生成模式

八卦模式，是卜筮早已固有的东西。怎样来使用这种模式，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内容。卜筮可以用它来断吉凶，哲学也可以利用它来对世界进行说明。《周易》的哲学思想是从卜筮那里产

生和脱胎出来的，它又继承了卜筮的八卦模式而改造了它的内容。这样，就在《周易》哲学思想的结构里形成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客观世界存在的系统，另一个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再造的系统，即八卦模式系统。再造的八卦模式系统来源于对客观世界存在系统的理解和认识，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对它进行表述与说明。再造的八卦模式系统又集中表现为符号结构，因为符号结构是一种框架，框架结构就具有无限的存储功能，可以把客观世界存在的系统全部存储于其中。它能起到语言、文字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并且能与语言、文字互为补充。

符号结构的素材只有两种，即一奇（—）一偶（--）。这两种素材互相搭配，以三个为一组，从而产生出八种符号结构。即☰、☷、☲、☱、☴、☵、☶、☴。这八种符号结构就叫作八卦。其具体名称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在卜筮那里，这些符号结构与名称是早已存在的东西，现在要把它全部承袭下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加以利用。要想利用八卦符号结构成为对客观世界进行再造的系统，那就需要将世界万物一一进行存储。这种存储就需要发挥语言、文字的作用，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系辞传》说：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八卦。

“易有太极”，是说世界的发展变化是从“太极”开始的。“太极”也叫“太一”或“大一”。《庄子·天下篇》：“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礼记·礼运》：“夫礼必本于大一。”都是指宇宙最初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整体。按孔颖达《周易正义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无边无际的整体则是混元之一气。

由“太极”而“是生两仪”。就是混元之一气分解成两部分，产生了阴阳二气，由阴阳二气而凝聚成天地。《周易乾凿度》曾解释说：“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郑康成注：“轻清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在《周易》里，天地与阴阳是同义语。天地的实质就是阴阳，所以阴阳二字既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又是物质性的实体。《乾·文言传》解“潜龙勿用”称“阴气潜藏”。《咸·彖传》解卦名又说：“刚上而柔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将阴阳理解为阴阳二气，是有内证材料作根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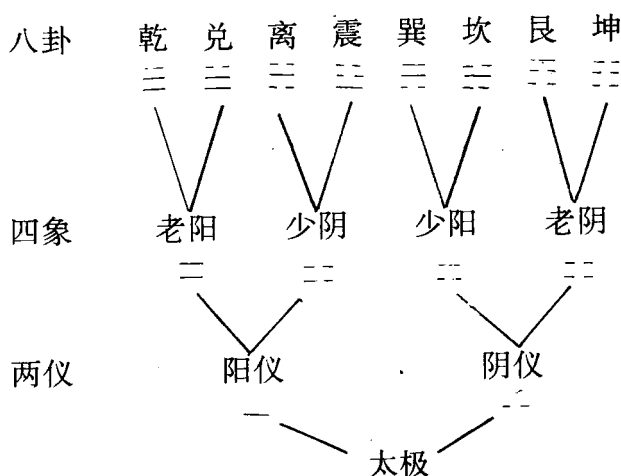
“两仪生四象”。“四象”是什么？按虞翻、张载等人的解释：“四象，四时也。”这一解释是正确的。《系辞传》就曾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季。也就是说，继天地形成之后，又有了春、夏、秋、

冬的变化。而天地之所以能生出万物，就因为有一寒暑交替，往复运行。由于阴阳是天地的实质，四季是天地的变化，也具有阴阳的属性。于是就按天地阴阳气候的变化，定春为少阳，夏为老阳，秋为少阴，冬为老阴。所以，“四象”，又为阴阳老少。

“四象生八卦”。是说继天地、四时的运行之后，八卦的符号结构就产生出来了。这段文字既讲了客观世界生成的过程，也讲了再造系统的符号结构产生的过程。不然怎么会说“生八卦”。因为八卦是早就存在着的东西已无需再生。现在把八卦之生与“太极”、“两仪”、“四象”联系在一起，并由此而生出，显然是为了使它成为一个再造系统而对客观世界进行模拟。这种模拟必须同客观世界的生成之序是并行而不悖的。为了展现八卦符号结构的产生与客观世界的生成是同步并行，首先可以从数的关系去理解。按照“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发展过程，从数的发展变化去看，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再从阴阳的关系去认识，即浑元一气产生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产生了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个节气，四个节气产生了八卦。将数字与阴阳这种发展变化的关系通过符号来表示，用奇（—）代表阳，偶（--）代表阴。依据一、二、四、八和浑元一气、阴阳、阴阳老少、八卦依次相生由

下而向上画，就绘成了一幅八卦的生成图式。

八卦符号结构生成图式



具体说，“太极”生“两仪”，数是一分为二，世界是浑元一气分阴阳而造就了天地；符号结构则是用一奇（—）一偶（--）进行模拟。“两仪生四象”，数是二分为四，世界是天地产生了老阳、少阴、少阳、老阴四个节气；符号结构则是在一奇一偶之上复生一奇一偶，以（二）、（二）、（二）、（二）进行模拟。“四象生八卦”，数是四分为八，世界是四个节气后产生了八卦；符号结构则是在（二）、（二）、（二）、（二）之上复生一奇一偶。即（二）生一奇一偶为（三）、（三）；（二）生一奇一偶为（三）、

(三)；(二)生一奇一偶为(三)、(三)；
(二)生一奇一偶为(三)、(三)。乾、兑、离、震、
巽、坎、艮、坤八卦全部产生了。

这一图式，既表达了客观世界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八卦符号结构的生成过程。八卦符号结构一旦生成，同时也就成为对客观世界进行模拟的再造系统，从而把客观世界存储于其中。经过这番模拟、存储与再造，实际上也就是对古老的八卦完成了一项改建工程。即卜筮用八卦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推断吉凶，而哲学则是用它来论述世界的生成过程。八卦虽然未变，但却各有所用。

八卦是万物生成模式

《周易》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的演化从“太极”开始，“太极”为混元一气。由混元一气生阴阳，阴阳凝结而成天地。继天地而生四时，由四时而生八卦。八卦的符号结构作为再造系统的模式一旦产生，就具有多种功能。它不仅模拟了和存储了客观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万物的生生化化都可以通过它来加以说明。“四象生八卦”一节，仅仅说到天地、四时，从客观世界的系统说，继天地、四时之后还在向前演化。所以《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由万物而构成了物质世界的多

样性。八卦符号结构作为再造的系统既已产生，那末多样性的物质世界就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模式里，通过它来进行论证。于是，八卦由世界生成模式又变为万物生成模式，又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存储。

关于八卦模式的这一新的存储，详见于《说卦传》中的五段文字。下面就一一引来，作一具体解说。

第一，八卦代表八种基本物质现象。

《说卦传》说：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

继天地、四时之后而生出了八卦。八卦表现为八种不同的符号，即☰、☷、☳、☴、☵、☲、☶、☱。这八种符号有不同的名称，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八种名称又代表不同的物质现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质就叫作八卦的卦象。八卦的卦象用来说明，继天地、四时之后，世界产生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但还没有产生万物，万物则是由这八种物质互相作用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说，这八种物质现象构成了万物产生的基础。

第二，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质现象各有其特性。

《说卦传》说：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代表天，古人直观自然，认为天围绕着地转，运行永无止息，其性为刚健。坤代表地，地处卑下而顺承天，其性为柔顺。震代表雷，雷是阳气奋起与阴气搏击而成声，万物受到震动而惊起，其性为动。巽代表风，风行八面无孔不入而吹拂万物，其性为入。坎代表水，水存在于低洼之处，其性为险陷。离代表火，火必附着于物而燃烧，其性为附丽。艮代表山，山是静止不动的，其性为止。兑代表泽，泽能蒸发气体滋润万物而使之喜悦，其性为说（同悦）。因此说，健、顺、动、入、陷、丽、止、说（悦），这是八卦的基本特性。

第三，八卦的基本特性对万物的生成各有其作用。

《说卦传》说：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震为雷，春雷震动可以使万物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而萌发幼芽。巽为风，风吹拂而无孔不入，可以使万物舒展开来而日益焕发。坎为水，雨水降

落于大地，可以促使万物而不断成长。离为火，阳光照耀如火炽，可以使万物发育茁壮。艮为山，山静止，茁壮而止之，可以使万物达到成熟。兑为泽，泽能喜悦，成熟则喜悦，可以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固定其本质。然后，乾为天，天主创始赋予万物以生机制。坤为地，地主收藏而孕育。从而进入下一轮的生长周期。

第四，八卦代表的八种基本物质现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而是相反相成，两两构成对立面的统一。

《说卦传》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故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乾（☰）为天，天在上；坤（☷）为地，地在下，一上一下是对立的，但能交合成一体，又是统一的。艮（☶）为山，兑（☱）为泽，山高泽低是对立的，但其气相通，又是统一的。巽（☴）为风，震（☳）为雷，风雷互相搏击是对立的，但能互相增益其势而又不相悖逆，又是统一的。坎（☵）为水，离（☲）为火，水火不相入是对立的，不相入却又能互相资助，又是统一的。八卦以两两为一组，不仅符号结构是相反的，其物质特性也是互相对立的。相对和对立就叫矛盾，

有矛盾和斗争才能推动万物的发展变化。因此才说：“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第五，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时间和空间而存在，时间与空间是物质存在和运动的基本形式。于是，八卦又代表八方与四时，以论证万物产生和发展于一定时空的条件性。

《说卦传》说：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如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这段文字是说，震卦在空间方位上是代表东方，于时间上则为春天的开始。此时此地，在雷声的震动下万物都苏醒而萌发了胚芽，呈现出勃勃之生机。巽卦在空间方位上是代表东南，于时间上则为春末。此时此地，在微风的吹拂下万物

都生出于地面，而呈现一片洁齐。离卦在空间方位上是代表正南，于时间上则为夏初。此时此地，在阳光的照耀下草木繁茂鸟兽出动，彼此都相见了。坤卦在空间方位上是代表西南，于时间上则为夏末。此时此地，万物都从大地那里得到了充足的给养而日益成长。兑卦在空间方位上是代表西方，于时间上则为秋初。此时此地，万物都走向了成熟而无不欢欣喜悦。乾卦在空间方位上代表西北，于时间上则为秋末。此时此地，万物都由成熟而走向衰老，进入了生与死的搏斗时期。坎卦在空间方位上代表正北，于时间上则为冬初。此时此地，万物都已枯老衰竭疲惫不堪，应该退下去休息。艮卦在空间方位上代表东北，于时间上为冬末。此时此地，万物都进入新陈代谢终始相因，旧的生命停止了而又出现了新的生机。如此往复，而生生不已。

《说卦传》以上的这五段文字，初看似乎是互不相干，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内在的思想非常连贯。通过这五段文字可以使我们清楚看到，再造的八卦模式系统确立之后，作者就利用它来反映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也可以这样说，他把客观世界存在的系统装填在这个再造的八卦模式系统里。如果我们能理解《周易》哲学这两个系统的对应关系，那就可以通过这五段文字说明，了解到作者对客观物质世界形成及其发展的

一些极其素朴的认识。

现在，我们应该把《说卦传》的五段说明与《系辞传》的“太极”、“两仪”、“四象”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那就会看到，《周易》从哲学的高度，给世界万物的生成发展描绘出这样一幅图式。宇宙最初是一团无边无际的混元之气，它一分为二而为阴气与阳气，由阴气与阳气而凝固成天地。有天地就有了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随着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而产生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基本物质。这八种基本物质各有特性与功能，其特性与功能对万物的产生和发展又各有作用。这种作用唯有两两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才得以发挥，从而推动万物生生化化终始无穷。万物的生化都是一种运动过程，而时间与空间又是运动过程的基本形式及其条件性。时间与空间的运动变化是无限的，因此世界万物的发展也是无限的。

这一描绘，实际上它已经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现存的世界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什么神意的安排，它由始至终都是物质自身逐渐演化和发展的过程。物质之所以能演化和发展，并不是靠外力的推动，而在于物质自身的矛盾性，即一阴一阳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虽然《周易》不是用这种明快的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卦的模式迂曲的方式反映出来，但是，它的思

想旨意却是非常清晰和明朗的。当然，用我们今天的科学观点来衡量，它所描绘的世界万物产生发展过程也并不那末科学和准确，还包含着许多臆想。那是直观的结果，是天才的猜测，这正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说到这里，我们想引用恩格斯在谈到古代哲学时曾说过的一句话。他说：

在希腊的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①

在《周易》这部书里，虽然使用的语言和表述的方式不同，但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同一的回答。说明在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东方与西方之间有着同共性。

八卦是万物分类模式

八卦的符号结构，作为一种框架，具有无限的存储功能。继天地万物的产生之后，它又作为万物分类的模式，依次将世界万事万物尽收于其中。

《系辞传》说：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

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八卦是不是由伏羲这个人开始画的，现在还不敢定论。但是，通过仰观俯察近求远取而用八卦将万物进行分类，这倒是符合实际。因此《系辞传》又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卦的符号结构只有八个，它的名称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与万物的名称相比岂不是很小吗。然而这八个名称的框架却可以把天地间的万物划分为八类而统统归纳进去，其取类可谓至大。怎样去进行分类归纳，这就涉及到分类的标准了。

金景芳先生在《周易讲座》中曾谈到：“八卦代表世间万物的八种性质，这是确定不变的。某卦代表事物的某种性质，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代表这种性质。”这就是说，以《说卦传》所说的“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作为对万物进行分类的标准。这个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考之于《说卦传》所列出的八卦卦象，有的是依据八卦的基本性质而推演。这样看来，分类的标准应该是两条，一是八卦所代表的基本物质，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质，也可以说是八卦的基本卦象。二是八种物质的特

性，即健、顺、动、入、陷、丽、止、说（悦）。这八种物质的特性，也可以说是八卦的基本性质。这两条标准参互而又进行推演，从而将天地万物分门别类依次相归。下面就根据《说卦传》所列举出的卦象，作一具体验证。

《说卦传》说：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从“远取诸物”说，乾为天，天性刚健。马在家畜中最健行，所以乾又为马。坤为地，地性柔顺而无物不载。牛性也柔顺而能挽车载物，所以坤又为牛。震为雷，其性为动。龙潜入深渊，动则现于地，而飞于天，所以震又为龙。巽为风，风性无孔不入而能吹拂万物。鸡晨鸣而传入千家万户，能催促早起，所以巽又为鸡。坎为水，水存于低洼处，其性险陷。猪为水畜，喜于泥水中生存，所以坎又为猪。离为火，火光绚丽而多彩。野鸡羽毛华丽而有光泽，所以离又为野鸡。艮为山，其性为止。狗能守户而止人入内，所以艮又为狗。兑为泽，其性为悦。羊性温顺而为人所喜悦，所以兑又为羊。以上八种动物归之于八卦，都是从八卦的基本性质去进行分类的。

《说卦传》又说：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从“近取诸身”说，天在上，人的首也在上，所以乾又为首。地含弘万物，人的腹部含藏着五脏六腑，所以坤又为腹。震为雷，雷振动，人的足能行动，所以震又为足。巽为风，风行八面，腿动才能连带脚足而行八方，所以巽又为股。艮为山，是静止不动的，手也能止物，所以艮又为手。兑为泽，泽在地上如口，可以吞吐江河，口在人身能吞吐食物，所以泽又为口。以上是就人身的八种器官而归之于八卦，基本上是依据卦象去进行分类的。

从以上两节即可看到，用八卦的模式对万物进行分类，或取八卦的基本卦象，或取八卦的基本性质，通过远求近取无限推演而依次相归。按照这种方法，就可以万物尽收于八卦的框架之中加以存储。为了让人们了解八卦框架结构具有这种功能，《说卦传》又通过典型举例的方式，开列出如下的事物。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舆**。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

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额，为多白眼。为近利三倍。其交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病。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木蓐，为閤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折毁，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如此等等，大约列举出 130 几个具体事物。仔细研究，却是从八卦的基本卦象和基本性质引伸发挥比拟附会而推演出来的。

这里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八卦的模式是

要对万物进行分类而装填，只装填了 130 几个事物，怎能称作万物。我们都知道，卦的模式是有限的，只有八个。客观事物是无限的，所谓万物，也只是一个概数。有限的八卦模式要容纳客观无限的事物，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将八卦模式的容量也成为无限的，要把八卦模式的容量成为无限的，那就不能将客观的具体事物一一开列而装填。因为一一开列装填，不仅会使客观事物变成有限的，而八卦模式的容量也变成有限了。所以，只能摄其要者，通过典型举例的方式列出 130 几个事物，举一反三，以小而概大，以偏而概全。因此《系辞传》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所谓“引伸”，就是根据八卦的基本卦象和基本性质可以无限去引伸发挥。所谓“触长”，就是根据《说卦传》已举出的 130 几个事物之分类方法，触类旁通而无限增长。这样一来，有限的八卦模式就可以容纳无限的事物，凡天下所能列举出来的东西无不包括于其中，故言“天下之能事毕矣”。

正是这种关系，八卦模式所存储的万事万物，不能全部加以列出而规定得十分具体。《系辞传》说：

八卦以象告。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强调八卦模式，就是用来装填和反映事物具体形象的。万物皆分类装填于八卦的模式当中，八卦的每一个卦就代表着同一类事物许许多多的形象。这种形象也只是相似而已，犹如说是象征性的东西，如果深求则必穿凿附会。汉代的象数学家就不太理解《周易》的这种特殊体例，他们从占卜的观点出发，依象而断卦。发现卦爻辞中有马字，就想方设法要找出一个乾象，有牛字就必须找出一个坤象。找不到就求助于互体，互体不足则求助于伏体。唯王弼深得八卦模式之义。他批评汉易学说：

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①

这就是说，只要乾的性质是刚健，坤的性质是柔顺，那就应该晓得凡是具有刚健性质的东西都可以归类到乾卦的模式里，凡是具有柔顺性质的东西都可以归类到坤卦的模式里。这样，乾并不一定就局限于是马，还包括许许多多类似马的东西。坤也并不一定就局限于是牛，还包括许许多多类

① 《周易略例》。

似牛的东西。八卦模式的对万物的分类存储，就是采取这种方法的。如果不了解这种方法和体例，一定要追究八卦到底都代表哪些具体事物，一卦的卦爻辞中到底都讲了那些卦象，那就失去了八卦模式无限性的意义，而把它变成了死的东西。王弼针对汉易学的流弊而提出了忘象说，即只要得其意则可忘其象，不必去追求。因为八卦模式具有无限的存储能力，如同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谁也说不清楚它究竟能有多少个象。这里也包含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周易》的八卦作为世界的再造系统，具有多种功能。八卦的符号结构模拟了客观世界的生成过程，八卦就成了客观世界产生的模型。通过八卦模型论述了世界万物的演化过程，八卦模型又成了世界万物产生的缩影。天地万物产生之后又用八卦模式进行分类相归，八卦模式又成了世界万物的八大系统。由此可见，八卦是一个框架结构，以天地万物为它的实在内容。于是《系辞传》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周易》八卦的框架，就是以天地为模拟对象，以曲折的方式尽收万物而不遗弃。

那末，这种模拟与存储，究竟有何意义？《系

辞传》说：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极天下之赜存乎卦。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天地间，从世界的产生到万物的演化，具体事物千千万万不可胜数，纷纷扰扰极其杂乱无序，而人的认识能力有限，难以去把握。通过八卦的符号系统和框架结构去加以模拟和概括、象征得非常合适，这就使客观世界由杂乱而变为系统，由无序而变为有序。从而化繁为简，给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提供一定的方便。因此它强调，有了八卦之后，杂乱无序的客观世界已经变得简单而有条理了。“圣人设卦观象”，众人“观物取象”，目的都是为了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认识世界，否定那个神化的世界。

通过以上解说可以看到，八卦模式，可以称之为世界最早的程序论和系统论。这种程序论和系统论，既体现在八卦符号结构的编制上，又表现在对客观世界的分类和存储上。因此我们说，《周易》的八卦模式框架，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可以窥探到客观世界的演化。从逻辑学、系统学去研究它，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维方法。对于八卦的思想含蕴应该极其重视，并给予阐发。

第二节 六十四卦模式

在《周易》的再造系统里，符号结构分为三画的八卦和六画的六十四卦。三画的八卦，作为模式用来模拟天地万物的生成及其分类。六画的六十四卦，作为模式用来模拟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在这一节里，我们将集中说解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是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模式

我们都知道，凡是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形象，同时又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如果要对它进行模拟，就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周易》以卦的模式来模拟天地万物，就用三画的八卦来模拟天地万物的具体形象，用六画的六十四卦来模拟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八卦所模拟天地万物的形象，那是处于静态的事物，而且事物与事物之间，也是孤立的。而孤立的事物不能产生运动变化。实际上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只有互相联系与制约，才能互相作用，从而产生矛盾和斗争，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才产生了推动。《周易》依据客观事物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并用卦的模式加以模拟，于是就将三画的八卦互相重叠而变成了六十四卦。八卦的相互重叠，就反映了事物与事物之间发生了相互联系。

通过普遍联系去揭示事物内在的矛盾和斗争，从而就展现出种种的变化和运动。

根据这一基本思想，相重而产生出的六十四卦之序，起于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乾坤代表天地，表示一切变化都是从天地这里开始的。其排列顺序是：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咸 (䷞)、恒 (䷟)、遯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

以上六十四卦，从卦象去看，每卦都是由两个三画的八卦重叠而成，这标志着两个具体事物之间发生了相互联系。再从符号结构去看，以相

邻的两卦两两为一组。非反即对。如乾（☰）与坤（☷）、坎（☵）与离（☲）、颐（☶）与大过（☱）、中孚（☴）与小过（☽），称之为对卦，即两卦的爻画互相对应。如屯（☳）与蒙（☶）、需（☵）与讼（☶）、师（☶）与比（☶）等，称之为反卦，两卦的爻画相反。即屯（☳）反转而成蒙（☶），蒙（☶）反转则成屯（☳）。卦序按爻画非反即对进行编排，体现着事物在普遍联系中运动是有一定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相反相成。仅从这一点上去看，也可以说明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运动变化着的模型。

再从六十四卦每一卦的自身结构去看，都是由两个三画的八卦所组成，这表明是两个事物发生了联系，它已经不是孤立的东西了。两个三画卦组成了一个六画卦，在下的三画卦称作内卦，在上的三画卦称作外卦。内外之间可以互相往来升降，六个爻画之间也可以互相往来升降。通过这种往来升降的互相作用，就产生了种种的变化和运动，六画卦作为动态事物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六画卦作为动态事物的模式，合内外两个三画卦的卦象而构成此一事物之形象，合两个三画卦而成六爻，通过六爻的变化来效法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所以《系辞传》说：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爻者，言乎变者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卦象用以反映事物的形象，爻变用以反映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这样就把客观事物从形式到内容全都模拟了。为了使这种模拟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并具有实用的社会效应，于是又为六画卦的模式制定了一套原则。这套原则概括起来说，就是“六爻”与“六位”的关系，以及“承”、“乘”、“比”、“应”，和“时”、“位”、“中”。这套模式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是解开六十四卦模式的一把钥匙，也是使卦真正达到事物化的必备条件和依据。

六画卦的模式原则

第一，“六爻”与“六位”的关系。

《周易》的六十四卦，每卦设“六位”。解卦要知“爻”，知“爻”先知“位”。要想知道“爻”与“位”的关系，又必须了解制定“爻”、“位”关系的理论根据。

《周易》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运动变化都是在一定规律的支配下进行的，这个规律就叫作“道”。“道”的内涵就是阴阳对立面的统一，故《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六画卦，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模式，它必须模拟和效法这一基本规律，于是就设计了“六爻”与“六位”的关系。

《系辞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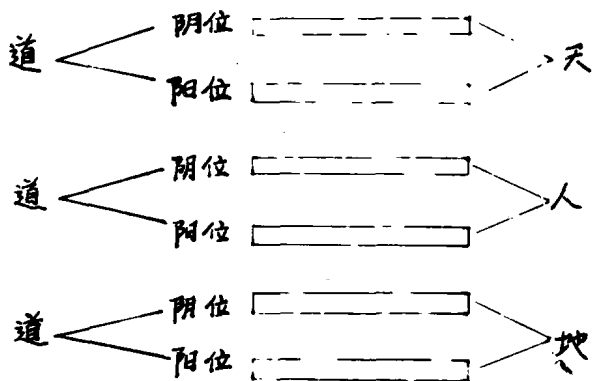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道”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是支配一切运动变化的，它存在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即包括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把它体现在卦的模式上，三画的八卦，初画为地，中画为人，上画为天。“道”的规律是一阴一阳对立面的统一，而三画的八卦，只能体现天地人之“三才”，却体现不出“道”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必须“兼三材而两之，故六”，使三画卦重叠而成为六画卦，“道”的阴阳对立统一关系就体现出来了。六画卦，一卦设“六位”，即初与二，为地位；三与四，为人位；五与上，为天位。天地人“三才”之道各有一阴一阳。于是又规定：初位为地之阳，二位为地之阴；三位为人之阳，四位为人之阴；五位为天阳，上位为天阴。天地在上下，人居于天地之间，天地人都受“道”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支配，所以“六位”各有一阴一阳，两两构成对立面的统一。

从这里就可以了解到，三画卦为什么要变成六画卦，六画卦为什么能够用来模拟事物的运动变化，就因为“六位”能体现出“道”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性。连斗山曾对此解释说：“三才各一，

则独而无对，天亦不生，地亦不成，人亦混而不分。必需兼三才而两之，天地人各有一阴阳，然后遂始全而不偏，故《易》于三画卦重而为六也^①。”可见，“六位”这项原则一确立，它就把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全都反映了。《说卦传》将其概括为“分阴分阳”，“六位而成章”。

六位阴阳的图式



这里应该指出，“六位”的这个公式，它只是代表“道”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之一般原理，并不表示这一规律的运动和变化。“道”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运动变化是体现在具体事物中，这一实际情况要通过“六爻”来效法。

《系辞传》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

^① 《周易辨画》卷三十七。

爻。

指明这种效法，是圣人看到天下事物的运动变化虽然很杂乱，但也有其融会贯通之处，即必然性的共同规律。将这个共同性的规律加以典章制度化，这就叫作“爻”。怎样典章制度化的？

《系辞传》又说：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道有变动，故曰爻”。这句话明确指出，“六爻”并不是用来效法“道”的抽象原理或公式，而是用来效法“道”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在具体事物中的实际运动和变化。“道”的阴阳变化规律，作为一般的原理或公式，它是抽象的。按照“道”的阴阳对立统一抽象原理而制定出刚（一）柔（--）两类爻画的等差，刚（一）爻代表阳，柔（--）爻代表阴，这就把抽象的原理体现在实物中，使它具体化了。这就叫“爻有等，故曰物”。再用刚（一）柔（--）两类爻画去组成一个六画卦，用六画卦去代表事物的运动变化，这就把抽象规律在具体事物中的作用体现出来了。但是，在组成一卦的时候，“六爻”的刚（一）柔（--）两类爻画，并不完全按照“六位”所规定的阳阴、阳阴、阳阴这个公式去各就个位，而是交错间杂文饰于“六位”之上。故言：“物相杂，故曰文”。交错间杂文饰的结果，有的阳位是刚（一）爻来居之，阴

位柔（--）爻来居之，这就叫文饰的得当。有的则是阳位而柔（--）爻来居之，阴位而刚（—）爻来居之，这就叫文饰的不得当。得当则吉，不得当则凶，故言：“文不得，吉凶生焉”。那末，“六爻”的刚（—）柔（--），为什么不能完全按照“六位”规定的阳阴、阳阴、阳阴这个公式去各就个位呢？这就涉及到揲蓍的问题了。

在上一章里已经谈过，按筮法进行揲蓍，“大衍之数”每经三变而后得出七、八、九、六，按七、八、九、六分阴阳老少。凡得奇数七、九称少阳与老阳，皆画（—）的符号，称刚爻。凡得偶数六、八称老阴与少阴，皆画（--）的符号，称柔爻。如此积“大衍之数”十八次变化而画六爻，累六爻而成一卦。在这一揲蓍的过程中，“大衍之数”每三变而后得七、八、九、六是必然的，但是在这四个数中究竟会得出那一个数则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就决定了一卦六位的每一个位，经过揲蓍之后也可能是刚（—）爻来居之，也可能是柔（--）爻来居之。因此就产生了“六爻”的刚（—）柔（--）不可能完全按照“六位”阳阴、阳阴、阳阴固定的格式去各就个位，必然形成刚（—）柔（--）两类爻画交错间杂文饰于“六位”之上。《说卦传》将其称之为“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从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阴阳有定位，刚柔无定居。《系辞传》说：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六位”虽有阴阳之分，但无任何标志，它是虚的，故称“六虚”。刚（—）柔（--）两类爻画是实的，它周流于六个虚位之上，或上或下有无常的变化。

“六爻”的刚柔不能完全按照“六位”的阳阴固定公式去各就个位，它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在说解蓍的时候已经谈到，《周易》把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时间性上划分为潜在的运动和暴露出来两大阶段，而用蓍、卦两大模式加以模拟之。事物在其潜在的运动发展阶段是无形的，那就用揲蓍的抽象数字变化去体现。然而又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那就用数字奇偶有规则的变化去体现。事物经过潜在的运动变化阶段最终要呈现出来，那就用揲蓍之后必然会占得一卦去体现。凡是呈现出来的事物它必然是具体而且是可以被认识的，那就用一卦的卦象去体现。它的运动变化也是可以了解和掌握的，那就用刚（—）柔（--）两类爻画的变化去体现。

《系辞传》说：

参伍其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定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通过天地两个五互相掺杂而组成“大衍之数”。再

用“大衍之数”的错综变化而定出刚（一）柔（--）两类爻画，以文饰于“六位”之上，从而就确定出六十四卦中某一卦的具体形象。卦的形象出现了，说明事物潜在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一卦六爻作为具体的事物已经暴露在人们的面前。它是好还是坏？是吉还是凶？现在是怎样的状态？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如何？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必须有一个衡量的尺度。这个衡量的尺度，就是用“六位”的阳阴、阳阴、阳阴的公式，对“六爻”的刚（一）柔（--）逐一进行复核验证，看它是否符合“道”的规律性。

这样我们也就十分清楚了，“六位”的阳阴、阳阴、阳阴这个公式，它是体现“道”的阴阳对立统一原理。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六位”的阳阴公式也是固定不变的。“六爻”的刚（一）柔（--）是体现“道”的规律在具体事物中运动。规律在事物中的运动是变化多端的，所以“六爻”的刚（一）柔（--）则变幻不定。正因为变幻不定，就需要用阴阳对立统一的原理，衡量一下它是否合乎“道”的规律性，从而以评断其利弊得失。衡量的具体方法，就叫作“承”、“乘”、“比”、“应”。

第二，“承”、“乘”、“比”、“应”。

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从总的方面说，都是在“道”的阴阳对立统一规律支配下向前运动

的。但就某一居部而言，由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必然要产生一些阴差阳错迂回曲折，有正有反，有进有退，不可能绝对的统一与平衡。因受到客观条件的种种制约，就决定了有的阶段它的发展变化是合乎规律的，有的阶段它的发展变化是不合乎规律的。从而也就产生了“六爻”的刚（一）柔（--）两类爻画，不能完全按照“六位”的阳阴、阳阴、阳阴去各就个位。现在要对一卦的六爻逐一进行复核验证，就是要检查一下这一卦所代表的具体事物的每一局部，哪些是符合规律，哪些是不符合规律，然后再作出综合性的评定。根据这一道理，在复核验证时提出三条标准，即“当不当位”，“相不相应”，“成不成比”，统称“承”、“乘”、“比”、“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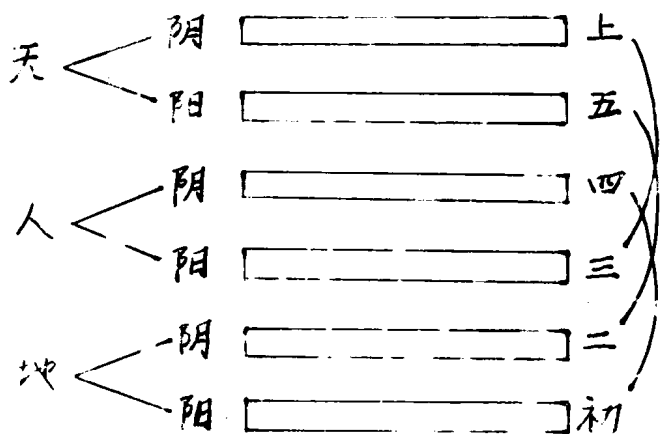
关于“当不当位”。

所说的“当不当位”，就是指一卦画成之后在进行验证的时候，首先要逐位检查一下刚（一）爻是不是居于阳位，柔（--）爻是不是居于阴位。凡是刚（一）爻居于阳位之上，柔（--）爻居于阴位之上，就叫作“当位”。这意味着这一局部的发展变化，是合乎规律的。凡是刚（一）爻居于阴位之上，柔（--）爻居于阳位之上，就叫作“不当位”。这意味着这一局部的发展变化，是不合乎规律的。一般说，“当位”合乎规律则吉，“不当位”违反规律则凶。所以《系辞传》说：“是故吉

凶者，失得之象也。”又说：“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所说的“失得”，也就是失“道”与得“道”，“道”即规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六十四卦中，只有既济（䷾）一卦六爻全部“当位”，其余的六十三个卦都是“当位”与“不当位”交错间杂。所以，一卦的利弊得失，唯有综合六个爻位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相不相应”。

一卦设“六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所说的“相应”，是指两个三画卦内卦与外卦之间，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此即相应之位。



按相应之位说，初是阳四是阴，二是阴五是阳，三是阳上是阴，也是两两构成对立面的统一，

体现着“道”的基本原理和公式。但是，经过揲著之后，由于刚（一）柔（--）两类爻画并不完全按照“六位”的阳阴、阳阴、阳阴的规定去各就个位，这就使相应之位并不一定都成相应之爻。凡称“相应”者，必须是相应的两个卦位上形成一个刚（一）爻一个柔（--）爻。如果相应的两个卦位上是刚（一）对刚（一），或柔（--）对柔（--），那就叫“不相应”。“不相应”也叫“敌应”。爻之“相不相应”有何意义？《乾·文言传》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焦循注：“分言之，为应为求。合言之，应即求。《蒙·彖传》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明以应赞求^①”。相应即有相求之意。也就是说，内外两卦的相应之位凡是构成刚（一）柔（--）相应之爻就有相求之意，是对立面能够统一，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此，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

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情伪相感，远近相迫，爱恶相攻，屈伸相推。

夫应者，同志之象。

邢昺注：

得应则志同道合。

都是强调两爻相应是互相追求而具有同一性。有

^① 《易通释》。

同一性就意味着事物的这一局部是有发展前途的。

反之，如果下上两个相应之位出现刚（一）对刚（一）或柔（--）对柔（--），那就是“敌应”。“敌应”则是绝对的排斥而没有同一性，意味着事物的这一局部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这里也可以明确一个体例，即“当不当位”是从卦的形成过程去分析判断此一事物之由来是不是合乎“道”的规律性。而“相不相应”则是从此卦的现在而推及未来，从而判断此一事物能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往往会有这种情况，从潜在的形成过程看，此一局部是不合乎规律的，但它得应而多助，却有其发展前途。因此王弼说：“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问题，“相不相应”要比“当不当位”更为重要。

关于“成不成比”。

隔体曰“应”，相邻曰“比”。从卦位上说，初与二相比，二与三相比。三与四处于内卦与外卦之隔体则不能比。四与五相比，五与上相比。此为相比之位。因为一卦设“六位”，分阳阴、阳阴、阳阴，所以相比之位也是阴阳对立面的统一。但是，经过揲蓍之后，由于“六爻”的刚（一）柔

① 《周易略例》。

(--) 并不完全按照“六位”的规定去各就个位，于是就产生了“成不成比”之别。凡“成比”，必须是相比之位上形成一刚(—)一柔(--)。如果相比之位上两爻是刚(—)对刚(—)，或柔(--)对柔(--)，则“不成比”。构成“相比”的两爻还有“承”、“乘”、“逆”、“顺”之分。下对上叫“承”。上对下叫“乘”。凡刚爻乘驾于柔爻之上，以柔承刚(=)，此则为“顺”，即顺理，为吉。凡柔爻乘驾于刚爻之上，以刚承柔(≡)，此则为“逆”，即逆理，为凶。在“当不当位”，“相不相应”；“成不成比”的三项原则里，“成不成比”次于“当不当位”和“相不相应”。它是衡量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辅助条件。

从上边“六爻”与“六位”关系的三项原则中即可看出，六画卦作为再造的模式系统，“六位”体现着哲学原理，“六爻”体现着事物在一定规律支配下的发展运动过程。因此分析和认识一卦所代表的这个具体事物时，必须以原理为准绳，看它符不符合“道”的规律性。当然，《周易》所讲的原则，都是对“模式”的认识。而这个思想方法无疑是有普遍性的意义，应该说是正确的。

第三，“时”、“位”、“中”。

有了衡量“六爻”与“六位”关系的三项基本原则，固然可以对卦的模式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卦的分析以达到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但是，卦

是模式，毕竟不是客观真真切切的具体事物。为了进一步将模式事物化，或者说使它更加接近于真实的事物，于是又提出了“时”、“位”、“中”。

关于“时”。

何谓“时”？《系辞传》说：

变通者，趣时者也。

按高亨先生解释：“趣读为趋，急走也。时，《易传》所谓时，指当时之具体形势、环境与条件^①。”此解是正确的。王弼在《周易略例》中也曾指出：“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即每一个六画卦，都代表着一个具体的事物，这个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具体环境和条件下的事物。六爻，则是用来表现处于特定条件下此一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都脱离不开具体条件，并受到条件的制约。在此时此地此种具体的条件下，此一事物的存在是合理的，在彼时彼地彼种具体的条件下，此一事物的存在就成为不合理的。这就叫做时异则势迁，一切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易》书的作者，看到了任何事物都随着条件而变化的这种情况，提出了“变通”而“趣时”的科学论断。六画的六十四卦，作为六十四个发展变化着的具体事物的

① 《周易大传今注》卷五。

模式，它也必须体现着“变通”而“趣时”，即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系辞传》又说：

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来知德注：

有一卦之时，有一爻之时。时之所在，理之所当然，势不得不然。

说得甚好。这就是说，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它的具体条件。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都有每爻的具体条件。一卦六爻所反映的具体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都是依据客观条件有它的必然性。如果条件变了，卦爻也必随之而变。所以说，由六爻的刚柔互相掺杂而组成的一卦，它是反映处于一定条件下的具体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这就告诉我们，论卦要先知“时”，不知“时”则无以论卦。王弼是深得《周易》之义理的。他在《周易略例》中曾明确指出：

卦有大小，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规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

强调六爻的变化，都要受到卦“时”条件的制约。卦“时”的条件一变，六爻必随之而变，吉则反转为凶，凶亦反转为吉。为了能够很好领会这一重要的原则，可举出泰否两卦作为实例，进行简要剖析。

泰（䷊），下乾上坤。乾（☰）为天，天在上而降于下。坤（☷）为地，地在下而升于上。天地的这一升降交换位置，反映了阴阳相交相和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统一则通达无阻。所以卦辞说：“小往大来，吉，亨。”《彖传》又解释说：

“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从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通达就是泰卦的卦“时”。也就是说，泰卦的客观形势为通达，这一卦就是作为处于通达无阻条件下的具体事物。“爻者，适时之变”，各以其所居之“位”的具体环境而变化。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易》多借事借象以喻理。此是说拔一株茅草，其须根连带而起都动了。比喻内卦乾（☰）的三个刚爻都想上行与外卦坤（☷）的三个柔爻相应而相交。初九一动，九二、九三都连带而动。因为处于通达之时，动则得吉。

经过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最后发展到上六的时候，客观形势已经有了变化，即由通达而转向了闭塞。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是说城墙倾倒了，土又回填到修城时挖掘的城壕里。此是比喻外卦的坤（☷），为地，原本在下，现在应该返回到在下的位置上。坤反于下则乾必反于上，如此则泰（☵）就变成了否（☷）。故言：“其命乱也”。命，为天命，即天道规律。“其命乱”，是说天道规律已经到了改换之时，由治而转向了乱。

泰卦作为处于通达条件下的具体事物，六爻则是此一事物在此种条件下的发展变化过程。最后，条件变化，卦也就随之而变。接下再看否卦。

否（☷），下坤上乾。坤（☷）为地而居于下，乾（☰）为天而居于上，阴阳截然对立而不相交，失去了统一性。卦辞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彖传》解释说：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否为闭塞不通，可知否卦就是处于否塞不通条件下的具体事物。六爻，各以其所处的位置和具体环境来论述发展变化。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否初六与泰初九的爻辞都是用拔株茅草之象以喻动，所不同的是“征吉”与“贞吉”，一字之差。

征者，行也，动也。贞者，正也，固也。处于通达的条件下，泰初九与六四相应，可以带领九二与九三而行动。处于闭塞的条件下，否初六虽然与九四有应也不能动，唯正固自守才得吉。这就是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初六、六二、六三、九四、九五，最后到上九的时候，客观条件起了变化，即由否塞不通而转向了通达。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否（䷋）卦终了倾覆反转则成泰（䷊），这一变化在顷刻之间就实现，故言“何可长也”。这就说明，一切都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卦“时”是极其重要的。王弼所说的“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时，而爻亦皆变”，就是这个道理。

通过上述两个卦例也可明了，卦“时”往往决定着一卦的性质，所以有时又称“时义”。《彖传》解六十四卦，特别重视“时义”二字。其中有十二个卦，都是用惊叹的语气说：“豫之时义，大矣哉！”“随时之义，大矣哉！”“颐之时，大矣哉！”“大过之时，大矣哉！”“险之时用，大矣哉！”“遯之时义，大矣哉！”“睽之时用，大矣哉！”“蹇之时用，大矣哉！”“解之时，大矣哉！”“姤之时义，大矣哉！”“革之时，大矣哉！”“旅之时，大

矣哉！”这样反复强调“时”与“义”，目的就是让人们深刻理解具体形势与条件对一卦之义的重要性。一卦之“时”与“义”，对“当不当位”，“相不相应”，“成不成比”起着制约作用。就以泰否两卦为例，泰初九与六四相应，相应则相求，因处在通达的条件下，就可以上行而得其求。否初六与九四相应，因处在否塞不通的条件下，有求也不能应，只能固守不动。可见，唯有掌握住一卦的“时义”，所说的“当不当位”，“相不相应”，“成不成比”这些模式原则，才能够加以灵活的运用。

关于“位”。

这个“位”，是“时位”之位，而不是“六位”之位。这是两个概念，涵义不同，一定要区别清楚。“六位”之位，是讲与“六爻”的关系，用来表述客观规律及其在具体事物中的应用问题。“时位”之位，是用来说明在一定卦“时”的具体条件下，六个爻位的发展变化各自都处于何种地位。

具体说，一卦设六个“时位”，分初、二、三、四、五、上，用来表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全部过程。第一个“时位”不称“一”，而称“初”，第六个“时位”不称“六”，而称“上”。目的是强调两端是用来表示事物之本末终始的。二、三、四、五这四个“时位”是处于本末终始的中间，用来反

映事物发展的中间阶段。《系辞传》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说明：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中爻不备。

因为初位是用来代表事物开始的，事物变化的刚刚开始则难知其全部，所以每卦初爻的爻辞都是如此比拟的。上位是用来代表事物之终了的，事物变化之终了则一切都揭晓而容易知道，所以每卦上爻的爻辞也是如此而成其所终。若是判断刚柔相杂所具备的性质，辨别其正确与否，则非有中间的四个“时位”就不能完备。因此，中间的这四个“时位”也称作用事之爻，即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主要靠它来发挥作用。

下面，我们可以举出乾卦的六个“时位”，来进一步说明这个体例。

初九：潜龙勿用。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象》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象》曰：“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上九：亢龙有悔。

《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乾（☰）为天，为阳，卦“时”为言阳气之上升。依据这一“时义”，六爻取龙为象，通过龙的变化以喻阳气在上升过程中的变化。六爻各依其所处的“时位”条件，作为发展变化的六个阶段。初爻是刚刚开始，“龙”是潜藏着；二爻“龙”则出现于地面；三爻是乾乾不息反复练习准备上腾；四爻便跃起而上腾了；五爻“龙”已飞上了天；上爻亢极而致悔。以“龙”来象征阳气之上升，经历了六爻的六个发展阶段，最后到了穷极之地而完成了一个终始变化过程。“龙”的“潜”、“见”、“惕”、“跃”、“飞”、“亢”，六个发展阶段都是有具体条件的。即客观条件决定它“潜”，就必须“潜”，具备了“飞”的条件，它才能“飞”，是绝对不能超越的。每一“时位”，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形势。所以《彖传》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指明“六龙”在六位上的发展变化，都是根据时间条件来完成的，并不是随意的。只有掌握住这种条件，才可以驾御天道规律的变化。王夫之深得《周易》“时位”之义，他在讲乾卦六爻时说：

初者，时之“潜”也。二者，时之

“见”也。三者，时之“惕”也。四者，时之“跃”也。五者，时之“飞”也。上者，时之“亢”也。一时之运，有建，有成，有守。一王之德，有遵养，有燮伐，有耆定。一德之修，有适道，有立，有权。……君子之安其序也，必因其时。

“因其时”，“安其序”，就是承认客观条件，尊重客观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了解并把握住六个“时位”与一卦的关系。从而才能准确的判断出，一卦作为一定条件下的具体事物，而六个“时位”的发展变化过程，各自都是处于何种地位。

除此之外，“时位”还有一层意义。即初位在最下，卑贱为下民。五的地位最高，为天子之位。二、三、四是臣位。又因二与四在“六位”中都是阴位，与五有应比关系。二与五相应，所以二之大吉多美誉。四虽然与五成比，但居于近君之地，而多有恐惧。三是阳位，与五无应比，则多有凶事。《系辞传》说：“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又说：“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时位”的条件性，但并不是通用的，只有在涉及到人事的某些卦里才有时而用之。也不可不知。

对卦规定了“时义”与“时位”，这就可以把

每一卦所代表的具体事物，放到一个特定的条件和形势去认识和分析。从而使每一卦所代表的事物，也就更加具体而接近于客观实际，卦的模式更显现了它的活力。

关于“中”。

《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揭示了阴阳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之后退而守“中”，以保持阴阳的和谐与稳定。这一实质，我们将在下一章里集中加以说明。正因为《周易》崇尚“中”，将其体现在卦的模式里，六个“时位”则以得“中”为贵。

具体说，一卦设六位，分内卦与外卦。二，为内卦之中位，五，为外卦之中位。再按六位的阳阴、阳阴、阳阴公式说，二，是阴之中位，五，为阳之中位。再用“相不相应”的原则来衡量，二与五，又是相应之位。这样就在模式的原则里规定了二、五为中，相应为“和”，即这两个爻位用来表示阴阳之“中和”。所谓阴阳之“中和”，就是阴与阳对立面力量相等、均衡，统一体处于和谐的状态。它是矛盾运动的最佳时期，可以使事物保持相对的稳定，显得富有生命力。因此，在六个“时位”里，二、五的“中和”之位是最重要的，刚（—）柔（--）两类爻画也以得“中”为贵。

得“中”有几种情况。一是柔（--）爻居

二位，刚（一）爻居五位，是刚柔中正得位而相应，阴阳相“中”而相“和”，是最好的。其次是刚（一）爻居二位，柔（--）爻居五位，是刚柔虽不当位却得中而相应，也具有“中和”之美，但稍逊一等。再次是二、五两个中位是刚（一）对刚（一）或柔（--）对柔（--），是刚柔得中而不相应。在其他的爻位上，不相应则相敌，是不好的。但爻以得“中”为贵，“中”则大于“正”。刚柔即或是相敌，因其得了“中位”亦可补其失，得“中”则无不“正”。因此，在依据“卦时”对六个“时位”进行分析时，还必须把“中位”突出来，“中位”，在一卦所代表的具体事物中，它反映着矛盾运动的最佳状态。

模式原则的相互关系及其应用

六画卦的模式原则，以“六爻”与“六位”的关系为基础，确立衡量的具体标准是“当不当位”，“相不相应”，“成不成比”，以及“时”、“位”、“中”。现在需要将这六项标准综合在一起，以明确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然后才能灵活掌握而加以应用。

首先应该晓得，在这六项标准中，“卦时”是第一位的。因为具体的形势与条件，决定着一卦事物的具体性质和变化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认识六十四卦的时候，第一步就要了解每一卦

的形势与性质。根据什么去了解每一卦的形势与性质？依据有三。一是《象传》、二是《彖传》，三是《序卦传》。譬如说，屯（䷂），卦体是下震（䷲）上坎（䷜）。《象传》说：“云雷，屯”。坎（䷜）为水，在上则为云，震（䷲）为雷，云在天上，雷在下震动，是欲雨而未雨，为一卦之象，即屯卦此一事物之形象。这一形象具体说明什么问题？《彖传》又解释说：“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刚柔始交”即天地的阴阳开始相交。阴阳开始相交才能孕育万物，有孕育才有“产难”之事。“产难”就是在险陷中运动，运动出险陷则大通。然后又说，云聚于天上，雷震于地下，欲雨而未雨，阴阳二气交密盈满于天地之间的这种形象，是天地造就万物还处于冥昧杂乱的时期。显然，《彖传》的解释把《象传》所讲的一卦之形象给具体化了，明朗化了。在此基础上《序卦传》又给概括说：“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这就更加明确和具体了。由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屯卦继乾坤之后，为天地交和开始生万物，这就是它的“卦时”，即客观形势。雷雨动荡阴阳二气交密是它的现象，临产于险陷中运动是它的实质，从而晓得屯为险难之卦，即代表着处于险难条件的具体事物。因此也就可以把握到，六爻就是论述险难解除的发展变化过程。仅从这一卦就可以说明，《象

传》提供了一卦之象，也可以说此一事物之形象或存在的形式。《彖传》据之则给以具体的解说与论证，而明确其内容和实质。《序卦传》加以归纳与总结，用一两句话或一两字给以概括。综合起来，就可以把一卦之“时义”及其所代表的具体事物都掌握了。

在掌握了一卦“时义”的前提下，进而就要对“爻”、“位”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一卦的六个“时位”，代表此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的具体形势。六爻的刚柔变化则代表此一具体事物发展变化的六个阶段的层次。在分析认识其发展变化层次的时候，就要应用“当不当位”，“相不相应”，“成不成比”，逐一对每个爻位进行衡量和验证。“当不当位”是从横向上对过程的六个局部进行检查，看它的由来合不合乎“道”的规律性。“相不相应”是从纵向上对过程六个局部的相互联系上进行检查，看它的发展合不合乎“道”的规律性。“成不成比”是从相邻的两个爻位关系上进行检查，看它的存在与发展有没有可以借助的条件和力量。最后还要落实到二、五的中位上，检查二、五中位的刚柔是什么状态，对一卦起何种作用。吉、凶、悔、吝、无咎等等占辞，则根据检查的结果而命定。一般说，凡“当位”、“相应”、“成比”、“得中”，就意味着合乎“道”的规律性，得吉辞。凡“不当位”、“不相应”、“不成

比”、“不中”，就意味着不合乎“道”的规律性，得凶辞。但也不是绝对的，还要根据一卦的“时义”进行具体分析，因为形势和条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为了说明这六项标准的实用价值及其在掌握上的灵活性，我们就以屯卦为例，对六爻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一具体剖析。

屯（䷂）卦的“时义”为险难。屯作为处于险难条件下的事物，六爻作为发展变化的过程，各以“时位”论述如何出险难。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磐桓即盘旋。初位为险难之刚开始，当然客观形势不具备出险。初九刚爻当位而应之四，虽然阳刚勇于进取而有应又得助，也只能是进进退退在盘旋。“志行正”，即肯定了盘旋不轻举妄动是正确的，因为条件不允许。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古礼女子订婚即用簪子插住挽起的发髻则称“字”。二位也不具备出险条件，六二柔爻无力出险，但有九五之正应，刚柔相济相中而相和。于是乘马欲进，又班师而还。因受到了“时位”条

件的限制。居于本位不动又很不自安，因它乘驾于初九刚爻之上为逆比。逆比则不能成婚配，故“女子贞不字”。贞洁自守等了十年之久，待到形势有了变化，才反归于常道而与正应的九五“乃字”，匹配成婚出险陷。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六三柔爻居阳位，不得中不当位又无应，更无力出险。所以设诚辞说，这如同打猎，追逐一头野鹿而无虞人带路，只能在林中乱跑。君子之人如果懂得几微之理就舍弃掉，再往下追则必遭穷困。喻不可妄动。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住”，明也。

进入第四爻位，客观形势已开始有了转机。六四当位而有初九之应，虽自身柔弱却得阳刚之助。且初九在下乘马盘旋待时已久，见六四有求就欣然上往，得吉而无不利。说明致力出险的时机已到。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为膏泽，喻雨。屯卦坎（三）雨在上为云，

屯积不降下，则膏泽未下施，又用雨之未下施喻物之怀育而未降于世。屯所以为险难，就在于此爻。但发展到第五爻位已到了该降之时，故言“小贞吉，大贞凶”。即小小正守则吉，坚持不动就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上六流泪不上以致出血，足见出险之心切又悲痛之深。但险难已发展到了尽头，何能长久如此。屯（䷂）反转则变成蒙（䷃），坎（☵）由天上而降于地下，险难解除一切都通达了。

从屯卦这一实例中可清楚看到，一卦的“时义”起定性作用。在客观形势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位”、“得应”、“成比”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如果形势与条件不允许，即或是“当位”、“得应”、“成比”也不能动。形势与条件又是随着六个爻位的变化而变化，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六个爻位的变化则构成此一事的运动过程。实际上这里边就体现着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如果不能根据一卦的实际情况而具体掌握和运用，那些原则和标准也就变成了死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周易》的模式原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这个方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依据其具体条件

而把握其发展变化，这种把握又是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在普遍的联系中逐一去认识和观察。当然，这些原则和方法，在《周易》这部书里却是应用于卦的模式，其实，它本身的价值比卦的模式还重要。因为一卦作为一个具体事物，它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而思想方法却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模式思维的局限性

按照模式原则对一卦所代表的具体事物进行综合分析，体察卦爻的寓意，从而获得一定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可以称之为通过模式进行思维。因为《周易》是通过模式进行思维，这就要求人们把整个的认识活动限定在蓍、卦的模式之内，与客观世界的真正事物不发生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势必给思维过程带上了形而上学性。下面我们就谈谈它的局限性的问题。

关于通过蓍、卦模式进行思维的过程，《易传》曾讲了这样两段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①。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②。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

① 《系辞传》。

② 《系辞传》。

也^①。

这三段文字，《易传》里并不是排在一个章节里讲的，但思想内容连贯，现将其集中在一起。句法结构应该是这样：“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在说解蓍的一章里，我们已经讲了《易》书多假事假象以喻理，把蓍比作是一个圆球。因为球是圆的能够进行滚动，以此来说明蓍的性质和特点是变化不定的，故曰“神”。此神字作变化解。为什么说蓍的性质与特点是变化不定的，前文已经说了，人们用蓍去求卦，事先并不知道会得出那一卦，只有极尽“大衍之数”的变化，即滚动，然后才会揭晓它是六十四卦中的那一卦，故言“神以知来”。然后，又把卦比作是一个方形体，因为方形体有六个平面，它不能够进行滚动而是相对静止的，以此说明，蓍占得了一卦就立即静止下来。而且，卦不仅是相对静止的，它还蕴藏着智慧，故言“卦之德方以知”。为什么说卦蕴藏着智慧？因为卦的模式作为再造系统，把全部客观世界都存储在里边了，这不是智慧的结晶吗。再进一步说，从符号结构到卦爻辞所阐发的哲学义理，都不是凭空臆想的东西，而是多少代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汇集。从

① 《说卦传》。

这一事实去说，它确实是蕴藏着人类往昔的智慧，故称“知以藏往”。

根据《易传》的上述解释，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概括：蓍的作用是“知来”，卦的作用是“藏往”。凡是未来之事由于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认识它就比较困难，是不容易逆知的，故言“知来者逆”。凡是往昔之事由于矛盾都已经暴露得很清楚，历数和认识它就比较顺当而容易，故言“数往者顺”。如果从事实去看，蓍的“知来”作用也仅仅限于它能够得知未来的某一卦，并没有真正解决预知未来之事的问题。要想真正解决预知未来之事，还得依靠卦。再就卦来说，经过蓍揲所得出的某一卦，卦爻辞记述的也都是往昔之事，也并没有告诉人们未来之事。如此说来，通过蓍、卦模式进行思维获得认识以达到预知未来，岂不落空了吗？其实不然。《易》书的思维方式是，蓍的“知来”作用是通过得卦去实现，卦的“知来”作用是通过历数往事去实现。也就是说，占得一卦之后，占者可以利用模式的原则和程序对一卦一爻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对卦辞和爻辞进行玩味细心体察。从卦爻辞所记述的往事中引出经验教训而作为戒鉴，获得一定的认识以用来指导自己的具体行动。因此才说：“是故《易》逆数也”。“逆数”二字，也就是历数往事而达到逆知未来之事。《易》的“知来”作用，就是这样发挥

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周易》的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信息库,三百八十四爻,构成了全频的信息交叉网络。这个信息库的交叉网络系统,是总结了往昔人类的实践经验,集中了前人的一切智慧,它可以给后人提供一定的信息和某种启迪。就这一点讲,也可以把《周易》这部书称之为信息论,是有科学价值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它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问题的方法,是让人们回过头来看过去。实际上说是把间接经验作为唯一的认识源泉,用间接经验去代替直接经验,而把实践排斥在认识之外,这就不能不产生片面性和局限性。

正因为《周易》的模式思维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它不主张通过实践去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而是强调让人们对卦爻进行模拟。《系辞传》说:“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蓍、卦的模式再造系统是对客观世界的模拟,人的言论行动就是要对蓍、卦模式进行模拟,一切都模式化,样板化了。于是《系辞传》又说: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就是八卦符号结构所提供的事物之形象。

“辞”，就是卦爻辞所记述的那些往昔之事，蕴藏着智慧和信息。居则玩习领悟而得于心，动则占卦“数往”而逆知未来加以模拟之，即可“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似乎这样就穷极了客观真理，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对真理的认识问题。于是对蓍、卦模式颂扬说：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①！

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②！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③！

认为只要有了这个“至精”、“至变”、“至神”的东西，人们掌握了它就可以认识一切事物，行动就有了自由。“圣人”就可以“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天下由此而达到治理。这些夸之辞，显然是错误的。

说到这里，才算是把《周易》的蓍、卦模式，以其通过模式认识世界的具体方法，全部都解剖完毕。从中就可以清楚看到，在《周易》这部书里，通过蓍、卦的框架结构再造了一个世界。再造的目的是为了把复杂的客观世界条理化，系统化，以便于人们能够正确的去认识。为此，《易》书的作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去进行精深的构思，

① 《系辞传》。

② 《系辞传》。

③ 《系辞传》。

严密其原则，完备其程序，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模式思维过程。从思辩逻辑和概括能力上说，确实有其可称道之处。但是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衡量，它的认识方法就不那末科学了。因为它是按照现实去构造模式，然后再通过模式来认识现实。这样一来，它就“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了思想世界”^①。因此，它所讲的事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事物，而是蓍、卦模式里固定着的事物，这个事物，实质还是主观意识的创造物。它所讲的认识原则与过程，也正是对那个主观意识创造物的再认识。归根到底，整个的认识过程都是从主体到主体，与客体没有发生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人们所要认识的也正是那些早已被人们认识了的东西，这就使认识过程变成了纯粹观念的反映，其局限性是显然易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通过模式而提出的那些分析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把蓍、卦模式抛开，就那些具体的方法而言，还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一点，当时的思想家荀子就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在《大略篇》中说：“善为《易》者不占”。因为“占”，就要使人的认识受到蓍、卦模式的束缚。唯有“不占”，才能从那种形而上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方法可以用，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9页。

式应该抛弃，这一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还应该指出，《周易》通过模式来说明世界和认识世界，这在中外的哲学发展史上是开了先驱。由此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杜林，这些以逻辑范畴去构造现实世界而著称的人。在黑格尔那里是称作“逻辑”，杜林则叫作“世界模式图”。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在读到中国《易经》之后而感到十分惊奇。他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①”我们都知道，黑格尔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评价是不太高的，因为他对中国的文化并不十分了解。但却高度赞赏《周易》，就因为《周易》用思辩逻辑的推演构造世界，起码要比西方早上二千年，这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至于说到现代的电子计算机，且不说莱布尼茨二进制数学得到了先天八卦图的印证才敢于问世。以奠定了计算机编码的理论基础。就其整个构造与程序的设计而言，蓍、卦模式也堪称是一种原始的雏型，从中也可反馈上下两千余年人类思维螺旋发展进程中的因果联系性。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惊人的突破，其中有些诺

① 《哲学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贝尔奖金获得者，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某一点曾受到《周易》体系的启迪。因此，近年来《周易》一书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已经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西方的发达国家，将其称之为“东方的神秘主义”。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对于《周易》著、卦思维模式的义蕴和价值，还有待于人们去再挖掘和再认识。

第四章 说解阴阳

第一节 阴阳的哲学思想体系

《庄子·天下篇》在论六家要旨时说：“《易》以道阴阳”。司马迁在《史记》中又说：“《易》以道化”。都强调《周易》这部书，是讲阴阳变化的。在前几章里，我们解说了蓍和卦，是侧重于《周易》的模式结构，了解它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再来说解阴阳，是进一步剖析它的内容和思想实质。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易传》对此讲得很清楚。

《系辞传》说：

《易》有圣入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它把《周易》这部书思想结构概括为四个方面，即辞、变、象、占。所谓辞、变、象、占，也就是文字、爻变、卦象、占筮。下面我们分别作

一点解释。

“以言者尚其辞”。辞，即卦辞和爻辞。系于一卦之下的文字称卦辞，系于一爻之下的文字称爻辞。卦辞与爻辞是对一卦一爻模式结构的说明，即通过语言文字来说其理而论其事。所以，崇尚语言文字之说理论事，应该以卦爻辞为主。

“以动者尚其变”。变，即爻画刚（—）柔（--）的变化。爻画刚（—）柔（--）的变化，是效法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因此，崇尚事物之运动变化，就应该以爻画的变化为主。

“以制器者尚其象”。象，即卦象。《周易》用八卦的符号结构来象征万物的形象，又用两个三画的八卦而构成六画卦以象征运动变化事物之形象。器物都是有具体形象的东西，所以，崇尚器物的制作，就应该以卦象为主。

“以卜筮者尚其占”。占，为占筮。即用“大衍之数”通过揲蓍以求卦而定吉凶。崇尚卜筮，就应该以占筮为主。

《易》有“圣人之道”的这四个方面，具体说就是言辞，爻变，卦象，占筮。从排列的顺序去看，言辞、爻变在前，卦象、占筮在后。言辞、爻变，即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发展变化的思想，是属于内容方面的。卦象、占筮，即用来象征事物之形象，是属于形式方面的。从其重要性来讲，内容还是重要的。要揭示其思想内容，就要发挥文

字的作用，文字虽然它不能完全表达语言与思想，但舍此则无以见“圣人”之意。所以《系辞传》又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卦爻变化的一切推理判断，最终都得通过文字的说明以告诉人。我们按照《易》书固有的特点，从解说蓍、卦入手，剖析了它的形式。然后再揭示它的内容，阴阳说就是它的内容实质。在揭示其以阴阳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时，固然不能脱离开蓍、卦、爻的模式结构，但要更注重文字的说理论事，即立足于辞。在这一节里，我们就以辞为主要根据，谈谈阴阳的哲学思想体系，具体分三个问题：一阴一阳的道是规律；阴阳互相争胜负；阴阳的整体和谐。这三个问题，是《周易》阴阳说的核心。

一阴一阳的“道”是规律

《周易》哲学提出，万物都是秉受天地的阴阳二气而生成，因此万物也都有阴阳之共性，这种共性就构成了客观世界普遍的规律性，普遍规律性就叫作“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本为道路，供人行走往来而致通。现在把它借用过来说明一阴一阳往来交通的基本规

律，这就使它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在《易》书的作者看来，天地是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所以才能生出万物。万物也是如此的，虽然形象千姿百态，却都是由阴阳之两性而合成，从而产生变化和运动。因此说，阴阳往来交通无处不在，把它抽象和概括出来，就用“道”来加以说明。“道”，作为阴阳往来交通的规律，是无形的东西，于是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①。反过来讲，凡是有形体的东西就不能叫“道”，只能是具体的器物。又说：“形而下者谓之器”^②。“形上”、“形下”的“道”“器”关系，就是客观规律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也就是说：规律不能够脱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也没有不受规律支配的具体事物，二者互相依存而构成对立统一。对于《周易》“道”、“器”的这种关系，王夫之解释得非常透辟。他说：

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见之实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既盈两间而无不可见，盈两间而无不可循，故盈两间皆道也。可见者其象也，可循者其形也。出乎象，入乎形；出乎形，入乎象。两间皆形象，则两间皆阴阳也。两间

① 《系辞传》。

② 《系辞传》。

皆阴阳，两间皆道^①。

“道”的规律虽然是抽象的，但却被众多之实物所显现而因循。既然被众多之实物所显现而因循，就必然有可见之实质。它出入于众多之实物的形象之间，于形象之间则可见其阴阳变化，阴阳变化就是“道”。可见，“道”与“器”是不可能绝对分开的。

《周易》将一阴一阳的“道”作为客观规律提出来，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说卦传》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强调《易》书之作，既顺应了天命规律，又顺应了万物之形态与属性。一阴一阳的“道”，它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间，即整个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但是由于天地万物的形态与属性不同，对“道”的称谓也不同。古人认为天是无形的，“道”体现于无形的天，就是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地上万物是有形质的，“道”体现于有形质的万物，就是刚与柔的对立统一。人是有道德伦礼的，“道”体现于人的道德伦礼，就是仁与义的对立统

^① 《周易外传》卷五。

一。虽然称谓不同，究其实质都是阴与阳，只是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形态不同特性，说法不同而已。因为天地人以及万物，都是由阴阳之大道流行而产生的。所以《系辞传》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由此可知，分而言之，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合而言之，天地人都是一个“道”，统称“三才”之“道”，它是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

“道”，作为规律，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它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周易》哲学认为，一阴一阳的关系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

《睽·彖传》说：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睽为乖异，也就是矛盾对立。然而，矛盾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并不是绝对的，却有着统一性和互相联系。天在上，地在下，是睽乖对立的，但其气相通而生息万物之事则是相同的。男与女体质各异是睽乖对立的，但结成夫妻生儿育女情感相通是一致的。天地间的万物都有两性之差别，也是睽乖对立的，而其生化之事与天地人相类似，还是统一的。这就证明了，事物只有对立面的统一才能发挥作用，可见睽卦的卦义非常重大，所以赞叹说：“睽之时用，大矣哉！”

那末，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为什么能够互相联系在一起？《周易》哲学认为，是双方互相感应的结果。

《咸·彖传》说：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卦论述感应。少男与少女互相感应，从而才能结合成夫妻而称“取女吉”。天与地的阴阳之气互相感应，从而才能结合在一起而使万物生生不息，称“二气感应以相与”。观察了天地人对立两个方面的互相感应，则可见到万事万物普遍情理都是如此的。

由于阴阳的互相感应，对立的两个方面就能够结成统一体。同时又互相乖异和排斥，又产生了斗争和推移，有了推移就产生运动和变化。《系辞传》说：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刚柔相摩，八卦相盪。

郑康成注：“摩，迫也。盪，当作荡，动也。①”

① 《周易姚氏学》卷十四。

“刚柔相摩”，犹如说阴阳互相逼迫。“八卦相盪”，犹如说阴阳互相推动。这样，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就不会是静止的。必然要发生往来的运动和变化。

《系辞传》又举例说：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往来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往来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害生。

说阴阳往来变化，因为是抽象的理论，人们不一定能够理解，而日月寒暑的变化人人都晓得。太阳落下去，月亮则升起来；月亮落下去，太阳又升起来，日月往来相推动，才产生了光明。寒暑也是如此，往来变化互相推动，才产生一年又一年。往，是屈而退，来，是伸而进。对立的两个方面此屈则彼伸，此进则彼退，一屈一伸，一进一退，一往一来，既排斥又相感，既相逼又不相离，永恒的运动而互相交替，其发展变化则永无止息。通晓了日月寒暑的屈伸之理，也就领会了阴阳变化的基本规律。因此又说：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①。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

① 《系辞传》。

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①。

易，为容易而不难。简，为简单而不繁。阴阳的对立统一相感相推之理，就象昼夜和四时一样，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以上实例证明，所说的“道”的阴阳变化规律也并非深奥，而是简明易懂谁都可以掌握的。

阴阳互相争胜负

客观规律的“道”，通过一阴一阳对立统一的往来变化，生生而不穷，展现了一个无限发展的序列。在这种无限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周易》哲学又提出了阴阳总是互相争胜负。

《系辞传》说：

吉凶者，贞胜者也。无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贞”字，作正固解。吉与凶，是正与反对立的两个方面，二者总是互相争胜负，谁居于正位谁就是胜者。天地之“道”的阴与阳，也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二者总是争胜负，谁居于正位谁就是胜者而观示于人。日月的变化也是这样的，谁居于正位谁就明亮。天下事物的运动无不如此，对立面的斗争经常处于一胜一负，一正一偏，胜者

^① 《系辞传》。

居正位而显现，负者居偏位而潜伏，这就叫“贞夫一”。关于“贞夫一”，朱熹曾有个解释。他说：

吉凶常相胜，不是吉胜凶，便是凶胜吉，二者常相胜，故曰“贞胜”。天地之道则常示，日月之道则常明，“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虽不齐，常一个是底。^①

马其昶又注释说：

《语类》云：“吉凶无两立之理，迭相为胜”。《阴符经》说：“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其昶按：“贞固足以干事”。事有善恶，皆以贞胜，谓贞固积久而后胜。^②

参照这些注释与按语，“贞胜”与“贞夫一”的文意甚明。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加以表述：吉凶不两立，日月不兼明，天下事物运动的规律是成功者退，方来者进，阴阳的两个方面总是互相争胜负。不是此方战胜彼方，就是彼方战胜此方，二者总是交迭相胜。这种交迭相胜又是经过长久积累而后胜，谁居于正位谁就是胜。这样一来，矛盾虽然有两个方面，但它常常是一个方面示于人，而另一个方面则隐伏着。这就叫“贞夫一”。按《校勘记》：“古本夫作于”。“贞夫一”即“贞于一”。

① 《周易折中》卷十五。

② 《周易费氏学》卷七。

是说一个方面居于正位，另一个方面当然就是居于偏潜的位置了。

由于阴阳互相争胜负和“贞夫一”，事物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吉与凶，祸与福，生与死，治与乱，新与旧，兴与衰，正与反，一切对立的两个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移位。《周易》哲学的这一观点相当深刻，几乎是接近于承认事物没有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①但是它并没有跨出这革命性的一步。相反，它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相似，一旦接触到辩证法的灵魂却感到十分恐惧和悲哀。因为它看到了事物在绝对的变化过程中，有着不稳定性。生就意味着死的开始，成功就意味着走向失败，万物都处在绝对的变化当中，好景不常在，转瞬即逝。于是，便产生了忧患意识。

也可以这样说，《周易》这部书，就是告人以忧患的书。大凡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周易》哲学思想实质与精髓的人，他就应该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一点，《系辞传》讲的十分明白。它说：

《易》之兴也，其当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554—555页。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也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身遭大难而能明察事理之变。所以卦爻之中多危辞，唯知危才能得安，如果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则必然会倾覆。这里边就包含着在绝对的变化当中，一切都在向对立的方面发展，岂能没有忧患。《系辞传》还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一般的不晓得什么是绝对变化的规律，也不为此而忧。“圣人”晓得规律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有忧，忧是来自对于《易》理的深刻认识。

《周易》从阴阳互相争胜负，而看到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总是一正一偏，一显一潜，又在一定的条件而互相调换。于是告诫人们，应该居安思危而有忧患意识。在这一前提下，它又提出三点应变措施，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以指导人们的具体行动。

第一，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事物显现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潜伏的一面。《系辞传》援引豫卦六二爻辞说：

《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豫卦的“时义”为安乐，安乐的另一面则潜伏着

忧患。六二操守坚定有如疆界之石标，看到安乐潜伏着忧患就立刻远离，其远离之速而不待日之终。《系辞传》借此而引伸说，六二这位君子真可谓既知道事物彰明显著的一面，又知道事物隐藏微小的一面。他懂得柔弱可以转化为刚强，万人都对他仰望。这岂不是告诉人要坚持两点论吗。

接着，《系辞传》又援引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而解释说：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知危才能久安，知亡才能久存，知乱才能久治。“不忘危”，“不忘亡”，“不忘乱”，这又是从潜伏着的对立面去把握现在，以长治久安。这就告诉人们，观察事物既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既要看到现在，还要看到未来，在绝对的变化当中立足于现实而去展现未来。这样，才能使“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第二，处理问题不要过“亢”而走过头。因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总是互相争胜负，事物在不断变化。正面的东西一走过头就要转向反面，过头就叫作“亢”。乾卦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象传》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传》又进一步引伸说：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乾卦上九的“亢龙”为什么走过了头？因为它只知进，不知道进极就要转向退。只知存，不知道存的另一面就转向亡。只知得，不知道得的另一面就转向丧。一句话，它不懂得两点论，结果走过了头。唯有圣人才知道进退存亡得丧互相可以转化的规律，能随时变通而不失阴阳相和之正理。这又是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唯有两点论才是正确的，而一点论则必然过“亢”而走向“盈不可久”的穷极之地。

第三，要“知几”。所谓“知几”，就是坚持两点论，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观察问题，以达到高瞻远瞩而超前预知。《乾·文言传》说：“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几，即几微，指事物所显示出来的微妙变化，犹如说“苗头”。事物发展的“苗头”，一般说是不容易觉察和捕捉的，因为它是事物潜在那一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微小变化，然而它却展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深明阴阳争胜和“贞夫一”之奥义，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用两点论，才能认识它，把握它，驾驭它。《系辞传》在援引鼎卦九四爻辞：“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而后说：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

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神字作动词用。这段文字是说，知道事物呈现出某种“苗头”的人，他就能测知极其微妙的变化了。君子对上交往不阿谀奉承，对下交往不轻视慢待，因为他知道事物极其微妙的变化，心中早有了一定的准则。所说的“苗头”，就是从事物发展的微妙变化当中而得到了吉凶之先兆。君子看到这种先兆就立即采取行动，决不等待到明天。这一事例指明，“知几”，就是要找出和把握住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在事变的过程中操有主动权。

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的揭示了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规律。这对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应变与决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阴阳的整体和谐

《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以阴阳的对立统一为核心，扩展开来则形成两个侧翼。一是在斗争性继续深化，揭示了阴阳互相争胜负和“贞夫一”，由此而产生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最后归结到要坚持“两点论”，防“过亢”和“知几”，以不断提高自我的决策和应变能力。二是在统一性继续深化，提出了阴阳和谐的整个观念，强调执“中”而协同，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与稳定。下面就

集中来谈谈这个问题。

如果说，作《易》者在揭示了阴阳之争胜的无情变换而感到忧患，那末他们的视角则转向了另一个侧面，更注意了对统一性的探索，从而提出了阴阳之和谐。阴阳和谐的内涵极其广泛，它既是生命之原理，又是矛盾运动规律，还是事物稳定性的可靠保证。这个问题，于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就明确提出来了。

《乾·彖传》说：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乾道变化”，即天道变化。天道规律的变化，也就是一阴一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变化。由于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生命与属性。万物各得其生命与属性乃是阴阳对立面正而不偏“大和”的结果。反过来从万物的自身说，也唯有保持住阴阳正而不偏的这种合和，才会使其生命与属性持续存在而不夭折。所以程颐解释说：“‘保’谓常存，‘合’谓常和。^①”朱熹又说：“‘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己生之后。^②”两人的解说都是很得当的。

因此说，阴阳之“大和”是天地大化流行的

① 《程传》卷一。

② 《周易本义》卷一。

根本，故称“大和”。“大和”也叫“太和”，“大”、“太”一声之转，可通用。所谓“大和”，就是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胜，矛盾双方处于一和谐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物可以得到稳固的发展，故曰“乃‘利贞’”。这里，“和”字之用是有其深刻涵义的。《左传》昭公二十年，宴婴辨“和”、“同”之别说：“清浊大小，长短疾（急）徐（缓），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他举出清与浊，大与小，长与短，疾与徐，哀与乐，刚与柔，迟与速，高与下，出与入，周与疏十几个对立面。对立面就不是“同”。但是不相“同”的对立面却能“和”到一起达到“以相济”，起着互补的作用。阴阳之“大和”就是这个道理，矛盾双方均衡而互补，具有同一性，因此才能发挥生物之功能。矛盾双方的这种均衡状态又叫作“中”，所以“大和”又称“中和”。清代《易》学家惠栋说：“天地位，育万物，中和之效也。《三统历》曰：‘阴阳虽交，不得中不和’。故《易》尚中和。”①

《周易》将阴阳之“大和”作为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提出来，从而也就成为这个哲学的一项原理。即一阴一阳相“中”才相“和”，相“和”则对立面“合”而不离。《系辞传》说：

① 《易例》上。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阴阳作为事物的对立面，互相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整体的和谐，排除了互相争胜负和“贞夫一”。由于矛盾统一体结合得非常牢固，从而才能把天地的生生作用和发展变化充分体现出来。因此说，阴阳和谐是矛盾运动的最佳状态，是使事物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周易》哲学的最高准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周易》就以“中和”之道为常道，“中正”之行为常行。执“中”而协同，就成为这部书理论思维的主要特征。

把这一理论思维体现在卦的爻位关系上，就确立了一卦设六位，以二、五为“中”的固定模式。二为阴之“中”，五为阳之“中”；二、五为“中”，相应为“和”，两个卦位有“中和”之美。在六爻的关系上又确定，柔居二位，刚居五位，是刚柔得位得“中”又相应，体现着一阴一阳整体的和谐无偏胜，完全合乎规律性。一般都得“大吉”、“元吉”和“贞吉”。如果柔爻居五位，刚爻居二位，虽然未得位，但却得“中”而相应。一阴一阳也可互补而协同，保持对立面的和谐与稳定。同样也可得“吉”辞。如果二、五之位上的刚柔既不当位又不相应，当然是不合规律的。但是，《易》例又规定，“中”大于“正”。在一定“卦时”的制约下，柔得五之中位又意味着柔有阳

刚之助而不过柔；刚得二之中位又意味着刚有阴柔之助而不过刚，刚柔互补而适中。同样可以生善辞。因此，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一百二十八个中位里，得“吉”、“大吉”、“元吉”、“贞吉”者，共有五十四爻，占42%。得“无咎”、“无悔”、“悔亡”、“无尤”者，共有十五爻，占11%。得“凶”、“吝”、“厉”者，只有七爻，占5%。从这一比数即可看出得“中”的重要。所以，《易传》解卦释爻反复强调“中”。据统计，《象传》言“中”者共有四十五处，涉及到三十七个卦。《象传》言“中”者共有五十二处，涉及到四十一个卦。对“中”的称谓又有三十九种之多，如“中”，“中正”，“正中”，“得中”、“刚中”、“柔中”、“中行”、“使中”、“在中”、“中直”、“大中”、“积中”、“中道”、“行中”、“未出中”、“久中”、“位中”、“中未变”、“中有庆”、“中不自乱”、“中心为正”、“中心为实”等等。最后又强调“时中”。所谓“时中”，就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而执“中”，以达到灵活运用。这些实例足以说明，“中”，即阴阳对立面的和谐与统一，不单是理论思维的问题，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加以广泛应用。

其次，通过吉、凶、悔、吝、无咎这些占辞的命定，来反映阴阳矛盾运动的势态。吉与凶是对立的两极，吉为事物的正面，代表阳；凶为事

物的反面，代表阴。二者互相排斥，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调换位置。《系辞传》说：“爱恶相攻，而吉凶生。”悔、吝是什么？《系辞传》又说：“悔吝者，忧虞之象。”悔，即懊悔。吝，即贪吝。忧，为忧患。虞，为安乐。由于失“道”逆理而动得了“凶”，得“凶”则懊悔而忧患，于是则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了。因此说悔是由反而趋于正。因得“道”顺理而动得了“吉”，得“吉”则贪图安乐，于是则向坏的方面发展变化了。因此说吝是由正而趋于反。吉凶是对立的两极，代表着阴与阳。悔，是由凶而趋向吉，即由阴而向阳的方面运动；吝，是由吉而趋向凶，即由阳而向阴的方面运动。这就是说，是由于阴阳对立面的斗争，才产生了悔吝所反映出的往来变化过程。所以《系辞传》说：“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远近相取而悔吝生”。吉、凶、悔、吝，四者都是处在不停地运动中，于是接着又说：“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知道吉凶悔吝“生乎动”，也就可以晓得“无咎”有它相对的静止性。其所以相对静止，就因为它是处于阴阳矛盾运动“中间阶段”的那种“大和”状态。因此《系辞传》说：“无咎者，善补过者也。”所谓“善补过”，有两层含意。就人事讲，人无完人岂能无过，知过而能改，则可补其所失。就哲理讲，又是指悔、吝在不停地运动

中都越过了“中间阶段”而奔向了对立的两极。“无咎”则善于补其失，它不过越“中”。正因为它不过越“中”，使对立面保持着一种和谐的状态，就没有任何蔽病，所以才称作“无咎”。由此可知，“无咎”就是阴阳之“中和”，对立面无偏胜，《周易》对这种态势非常赞赏。《系辞传》说：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终始就是阴阳对立的两极，不是吉胜凶，就是凶胜吉，即或得了吉，也还会转化为凶，所以吉凶都是可畏惧的。认识了吉凶终始之可畏惧，也就深知“无咎”之重要，因而把一部《易》书之大道归结为“无咎”二字，称“此之为《易》之道也。”

既然“无咎”为《易》之至理大道，换句话说，就是以“中和”之道为常道。那末，又如何去把握它呢？怎样才能够将对立面的发展控制在中介线之内而不趋向于两极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周易》又提出了两点应变措施。一是对矛盾运动进行节制。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里集中加以揭示，这里就不展开谈了。二是强调用柔不用刚。《系辞传》说：“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阳性刚健而勇于进取，在运动的过程中难以静止下来不好控制，容易在不停地运动中越过了中介线。阴性柔顺而主于静，虽然不利于

远行却有利于守成。所以执“中”用柔可以巩固既得的成果，这对保持整体的和谐，延缓向对立面的转化是非常合适的。因此《周易》两次提出“其要无咎”，一是称“此之为《易》之道”，一是称“其用柔中”，寓意是很深的。

《周易》哲学以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道”为核心，在理论思维方面确实有许多精湛的东西。上面所谈到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谐统一的整体观念，阴阳平衡的中道思想，都是根据矛盾运动的某种势态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的深度，同时，它也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周易》的《易传》，最后成之于战国的末年，正是处于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基本完成时期。作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贵族统治作斗争的时候，是有一定革命性的，需要掌握先进的哲学思想以作为强大的精神武器。但是，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剥削阶级，它一旦夺取政权之后就必然要转向保守，寻求妥协，以稳定和巩固既得的阶级利益。《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完全与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相适应。当它展示阴阳变化规律时，显得非常有生气。它承认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又恐惧否定之否定。于是后退一步，看到了矛盾运动的“中间阶段”可供利用，便强调执“中”而协同。这里边就包含着这样一种契机，即客观规律是绝对变化的，成

功者应该居安思危洞察几微，以执“中”用柔作为治世之良方，防止向对立的方面转化。仔细研究可以看到，《周易》哲学提出的那些思想观点，对新兴地主阶级处理阶级矛盾，调整内部关系，巩固现存的秩序和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正因为如此，《周易》作为卜筮之书而逃过秦火，从汉代以后地位就逐渐上升而冠“六经”之首。而且，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年之久，与《周易》这个哲学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说，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周易》的哲学思想，这对于了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六十四卦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上一节里，我们以“辞”为主要根据，从三个方面讲了阴阳的哲学思想体系。虽然可以得出一个总体认识，但还是不够全面深刻的。因为《易》书包括言辞、爻变、卦象、占筮四个方面，“辞”仅是其一。要想彻底揭示它的思想体系，还必须将言辞与爻变和卦象结合在一起。现在研究《周易》的文章和专著不少，但有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即往往就文字而解文字，与六十四卦的卦象和爻变不沾边。其实，《周易》的阴阳变化学说是寓于六十四卦之中的，研究《周易》不解卦释爻，

怎能探明其义理。我们从《周易》这部书的实际出发，首先将它的言辞加以汇集整理，提供一个总体性的把握。然后以六十四卦为主要对象，再将卦象、爻变、言辞作综合性的研究，进行全面解剖。当然，六十四个卦不可能全解，那样文字就太多了。我们只选择出七个卦，即开头的乾坤二卦，以及最后的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五卦。扣其两端而带动中间，从而将六十四卦的哲学思想体系全部揭晓。这样就能同上一节互相补充，互相印证，许多思想观点就会讲进一步深化和完整。

乾坤二卦

《系辞传》：“乾坤其《易》之门邪”。门的作用是能开关往来而出出入入，以此说明《周易》的六十四卦都是由乾坤而推出。所以《系辞传》又说：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

这段话进一步指明，《周易》六十四卦的全部义蕴都包括在乾坤二卦里。乾坤二卦一排列成，《易》书的变化思想就确立在其中了，将其扩展开来就成为六十四卦的发展顺序。当排列到最后未济一卦的时候，作为六十四卦的发展序列已经到了尽

头，由乾坤所展开的阴阳变化也几乎是止息了。“几乎息”，而实际并没有息。所谓“乾坤毁”和“《易》不可见”，也仅仅是完成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过程而已，它还是要继续运动和发展下去。由此可见，乾坤两卦可以称之为《周易》哲学思想体系的纲领和提要，是解开六十四卦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解六十四卦，首先从乾坤开始。

一、符号结构

乾 ☰ (下乾上乾)。乾 (☰) 为天。两乾 (☰) 相重，象征天道运行一天又一天，永无止息，所以《象传》称“天行健”。

坤 ☷ (下坤上坤)。坤 (☷) 为地。两坤 (☷) 相重，象征地势北高南低顺势而下无边际，所以《象传》称“地势坤”。

两卦的符号结构，乾 ☰，纯阳；坤 ☷，纯阴。它既代表着天地的对立统一，又代表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因此，这两卦是作为天地阴阳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必须合在一起进行解释。

二、《彖传》解卦辞

乾：元亨利贞。

《彖传》说：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元”，为元气。“太极”为混元一气，分为“两仪”，则成阴阳两种元气。《九家易》说：“‘元’者，气之始也。”《彖传》对卦辞“元亨利贞”解释说，浩大无际的元阴之气啊，万物都借助它而创始，它乃是天的本原。天行云施雨于地，万品物类才流于形体。日出日落是天道变化的一个终始，乾卦设六个爻位，依据其具体条件而构成一个发展过程。凭借“六龙”在六个爻位上的变化，以驾御天道规律的变化。天道规律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生命与属性，这又是天地阴阳“大和”的结果。唯有保持天地阴阳的这种结合，万物的生命和属性才能正固持久存在而不夭折。这段文字指明，天的元阳之气是主于创始万物的，创始的过程是天行云施雨于地，从而使阴阳二气相交而相和，此之为“大和”。由此而使万物各得其性命，流动而成形体。所以《大戴礼·本命篇》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形象谓之生。”也是强调万物之生是由于阴阳变化而赋予形象，有了形象就有了生命与属性，这就叫天道之流行。反过来就万物的自身说，唯有保持住阴阳合和而不偏，其性命才得以延续下去。因此俞琰解“保合”二字说：“保谓保全而无亏，合谓合聚而不散。”^①以上是就乾卦这个侧面，讲了天地

① 《俞氏易集说》卷一。

阴阳生万物的基本原理及其过程。然后，再看坤卦的另一侧面。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彖传》说：

-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这段话是说，至大无边的元阴之气啊，万物都取它而生成形体，它又是承奉元阳之气而运动。天之大无所不包而地之厚无所不载，德合成一体而无有限量。它含藏阳气于地中而弘扬光大，使万品物类都得以亨通。乾为马，坤则为母马，也能行地无限，正守柔顺以随从阳刚。将乾坤《彖传》的两段文字内容加以对照，天主“资始”，地主“资生”；天主“施”，地主“含弘”；天主“统”，地主“承”。然后，“德合无疆”，即天地阴阳之“大和”，万品物类全得亨通。这就是《系辞传》所总结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简从。”《周易乾凿度》又说：“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这些论述都是根据乾坤《彖传》而得出的结论，指明它所讲的天地生成万物的道理，简明而易懂，人人都可知晓，人人都可遵从。因此我们说，“保合大和”这几个字，在《周易》里既是阴阳中和平

衡的哲学原理，又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学说，是非常重要的。

三、六爻的发展变化

《周易》的六十四卦，除乾坤之外，其余的六十二卦每卦都是六爻刚柔相杂而构成一个阴阳矛盾统一体。乾坤则不同，乾（☰），六爻都是刚，为纯阳；坤（☷），六爻都是柔，为纯阴，两卦合成为一个阴阳矛盾统一体。乾坤两卦作为天地阴阳的矛盾统一体，而六爻的变化，则是反映这个矛盾统一体的发展过程。再按阴阳的两个侧面去讲，乾主“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坤主“承”，是居于顺从地位的。通过六爻的发展变化，则揭示出阴阳如何向对立的方面转化而互相移位。下面我们就从乾坤两个侧面，研究一下它的矛盾运动是怎样展开的。

先说乾卦六爻的变化。

初九：潜龙勿用。

《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象》曰：“利见大人”，德施普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象》曰：“或跃在渊”，进“无咎”

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上九：亢龙有悔。

《象》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乾卦六爻为何取龙为象？惠栋说：

《管子》曰：“伏闾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水，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而化为蚕蠋，欲大而藏于天下，欲上则陵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闾能存而能亡者也。若然，乾之取象于龙，以其能变化也^①。

因为龙是多变之物，取之为象以用来说明六爻的变化。

乾卦六爻取龙为象以象征阳气的变化。初九为“潜龙”，《象传》称“阳在下也”，是说阳气潜藏在地下，还没有发挥作用。九二为“见龙”，《象传》称“德施普也”，是说阳气已出现在地上，而普施于万物。九三为“乾乾”，《象传》称“反复道也”，是说阳气在上升的过程中有反有复，但并未脱离其固有的规道。九四为“或跃”，《象

① 《周易述》卷一。

传》称“进无咎也”，是说阳气经过反复之后又跃起上进了。九五为“飞龙”，《象传》称“大人造也”，是说阳气已发展到鼎盛时期，有如大德之人登上了高位。上九为“亢龙”，《象传》称“盈不可久也”，是说阳气已发展到了尽头，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

乾卦六爻用龙的变化来象征阳气的发展变化，《文言传》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说明。它说：“‘潜龙勿用’，阳气潜藏。”阳阴二气，按季节而升降，于立秋之后，阴气开始上升，阳气则潜藏于地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立春之后，阳气开始升于地面，草木发出嫩芽，使大地绘成文采。“‘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是说阳气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还在继续运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随着天时的运转，春去夏来，季节又有一番变化。“‘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阳气已升到最高点，它造就万物的功德已经完成了。“‘亢龙有悔’，与时偕极。”阳气随着天时的变化已经到了穷极之地，应该退下去了。

乾卦六爻，通过龙的“潜”，“见”、“乾”、“跃”、“飞”、“亢”，表述了乾阳发展变化的一个升降的周期过程。但这仅仅是阴阳矛盾统一体的一个侧面。接下再来看看坤卦六爻所表述的另一个侧面。

坤卦六爻的变化。

初六：履霜，坚冰至。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贞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坤卦初六的“阴始凝”与乾卦初九的“阳在下”是紧紧对应的，这是《易传》解六十四卦首次揭出的阴阳二字，指明乾坤是阴阳矛盾统一体。凝字之用也有其特定内涵，惠栋说：“阴凝阳之始也。”^①即阴阳开始凝结成一体。“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一句，按《说卦传》：“乾为寒，为冰。”此句是说，从阴阳凝结成统一体开始，顺着这条

① 《周易述》卷一。

道路走下去，最后将达到坤阴转化为乾阳，即阴阳对立面互相移位。这是一种预示，其转化过程，则详见于六爻。

六二的“动”与“直”，按《系辞传》：“夫乾，其静也搏，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从阴阳两性交媾说，直，本为阳动之象，为何于坤卦言直？惠栋说：“阳动而阴应之，故直。^①”唯阳动阴应之而阴随阳动，然后阴性才能广生万物无有方域之限，故言：“‘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这是阴性的本能，不需习作而又无所不利，地道就是承受阳性的施予含育万物而发扬光大之。在这一爻里，集中讲了坤阴的本能，及其在统一体中所处的顺从地位。

六三的“‘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是强调坤阴虽有弘扬万物之美德，也要含藏不外露，待时而后动，遇事不争先。即或从事王者（指乾阳）赐命之事（指广生万物），有功而不居功，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光大万物。此爻进一步申说了坤阴承奉乾阳。

六四的“‘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是说将囊袋口结得紧紧的，喻勿言勿动。唯有如此慎审，方可无祸害。坤卦发展到第四爻位，虽然已经升

① 《周易述》卷一。

入上卦，但其从属的地位并未改变，仍然需要慎言慎行以顺从乾阳。

六五：“‘黄裳元吉’，文在中也。”黄，为地之色，用来喻坤阴。《文言传》称“天玄而地黄”。上体之服称“衣”，下体之服称“裳”。上体之衣，用来比喻乾天，下体之裳，用来比喻坤地。坤卦发展到第五爻位，阴的势力已经很强盛了，但还未到应该转化之时。作为坤阴以居于在下的地位才得大吉，故曰“黄裳元吉”。虽然是居于在下的地位，但已“文在中”了。《系辞传》说：“物相杂，故曰文”。所谓“文在中”，也就是说，经过对立面的互相渗透，于坤阴之中已经参杂着乾阳而成文采。也并不是纯阴了，即将要发生对立面的互相转化。

上六：“‘龙战于野’，其道穷也。”乾卦六爻取龙为象，所谓“龙战”，即指阴与阳发生了争战。古时之庄园，城外为郊，郊外为野，野是极外旷远之地。“龙战于野”，是说阴与阳的争战是发生在一卦终了之地的上爻。此“其道穷”与乾上九的“盈不可久”又是紧紧相对应。指明乾坤两卦由初爻阴阳结成统一体，发展到上爻之终了已经走到了穷尽之地，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乾坤两卦作为矛盾统一体，乾主“统”，居于主导地位。六爻的变化，以“龙”为象论述了阳气的上升而转降。坤主“承”，居于顺从地位。六

爻的变化，经过对立面的互相渗透，阴长而阳消，最后由统一而变成互相排斥和对立，终于发生了抗争。所以《文言传》又说：“阴疑于阳必战”。疑为疑似。即阴的势力发展到与阳相似或等同的时候，则必然发生抗争。这也就是说，阴的柔顺以从阳也并不是绝对不变的。《文言传》曾解释说：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在阴阳的统一体中，阴是顺从阳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经过六爻的“积”累和“渐”进，最终坤阴反逆乾阳而下犯上，并想取而代之。于是引出初六爻辞的“顺”字而以“盖言顺”作总结，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坤阴的所谓柔顺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它也有一个积小而成大，渐进而至极，由量的积累而到质的转化过程，对此要有分辨清楚而及早觉察。

四、“用九”、“用六”的对立转化

《周易》的六十四卦，每卦设六个爻位，唯乾坤二卦于六爻之上又特设“用九”、“用六”两爻。因为乾坤是两卦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用九”、“用六”两爻特用来论述阴阳对立面互相转化的问题。

乾卦：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坤卦：

用六：利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用九”，即九之用。九的作用就在于可变为六。在说解蓍的一章里已经讲过，按“大衍筮法”每三变而后得七、八、九、六。七、八为不变数，九、六为变数。命爻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表明阴爻与阳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乾卦是六个阳爻，所以称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乾阳发展到上九，已成“亢龙”而“盈不可久”，只有发挥九变六的作用，才可“见群龙无首”。因为数变爻必变，爻变卦亦变。六爻的六个九变成六个六，乾卦就变成了坤卦。与此同时坤卦则变成了乾卦。这样一互相调换位置，乾卦的“六龙”还继续存在，故言“见群龙无首”。见，读现。首，训终。项安世：“凡卦以初为始，为尾，终为首。形至首而终也，故《易》中首字皆训终。^①”这是根据《周易》体例作出的训解，完全正确。《象传》解“见群龙无首”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天德”即天道规律，道、德二字可

① 《周易玩辞》卷一。

通用。“天德不可为首”，即言天道规律不可以有终了之时。何以见其无终了之时？因为“用九”而发挥九变六的作用，乾卦变成了坤卦。同时坤卦又变成了乾卦，则出现了“群龙”无所终，而“群龙”无所终又说明天道规律无终了之时。这就是九、六互变，阴阳对转，乾坤易位的内在思想逻辑关系。

再看坤卦的“用六”。“用六”即六之用，六之大用就在于可变为九。坤卦六爻的六个六皆变为九，成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坤卦就变成了乾卦。所以，“用六”的爻辞说：“利永贞”。永，长久。贞，正固长久。由于乾坤两卦发展到上爻，乾为“亢龙”而“盈不可久”，坤与“龙战”而“其道穷”，这个矛盾统一体既不正固又不能长久了。唯有“用六”发挥六变九的作用，九、六一互变，乾变坤，坤变乾，乾坤易位再重新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才有利于正固而长久。所以《象传》解“用六”爻辞说：“‘用六永贞’，以大终也。”项安世：“乾为大，坤为小。坤之终见乾而不见坤，故曰‘以大终也’。”^①乾为大，坤为小，实为《易》书之通例。由此知“以大终”，即言坤卦之终终以乾，唯坤卦之终终以乾，方可出现“群龙”无所终；唯“群龙”无所终，才

① 《周易玩辞》卷一。

有利于矛盾统一体的正固而长久。可见，乾坤两卦的“用九”、“用六”是互文见义，用数以示变，文辞以言变，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论述了阴阳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

《周易》通过乾坤二卦的六爻论述了阴阳对立转化，其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揭示了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它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其自身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此一事物的终结，也就是另一事物的开始，旧事物的衰亡，也就为新事物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其发展变化将是无限的。《系辞传》将这一无限变化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阴阳变化学说的总结，集中表达了《周易》关于发展变化的观念。什么叫“生生之谓易”？荀爽注：“阴阳相易，转相生也。”李道平疏：“阴极生阳，阳极生阴，一消一息，转易相生，故谓易。”①韩康伯注：“阴阳相易，以成化生。”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转变，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②在《易》学发展史上，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对《周易》的这一绝对变化的思想都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如果我们不深

① 《周易集解纂疏》卷八。

② 《周易注疏》卷七。

入解剖乾坤二卦，往往对阴阳对立转化的思想及其绝对发展观念缺乏真正的了解。现在应该承认，注家的解释是深刻的，确实把握到了《周易》阴阳变易的思想内核。

由于阴阳相易生生而不穷，《周易》哲学就展现了一个开放的序列。这一序列体现在乾坤两卦，就是“用九”、“用六”。“用九”、“用六”并不局限于乾坤两卦，而是为六十四卦发其通例。《周易》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半，即阳爻一百九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命爻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以此表明阴阳爻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乾坤两卦，乾为纯阳，坤为纯阴，两卦合成一个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其余六十二卦，每卦六爻阴阳互相掺杂，一卦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用九、六来标阴阳两类爻画，这两类爻画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继乾坤之后，六十二卦的排列顺序，在符号结构上采取了非反即对的方法。如屯（䷂）、蒙（䷃）……，一直排到既济（䷾）、未济（䷿）。以每两卦为一组，不仅爻画的符号相对应，而卦义也往往是相反相成。这种排列，也体现阴阳往来无限发展变化。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都一一进行解说，除乾坤之外，重点再解说一下最后的五卦。即按照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当排到第六十节卦的时候，六十为花甲之大数，提出了节

制的问题。节制的思想，在《周易》哲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是中孚，中孚论信守“中”。再接下是小过，小过论述过“中”之后矫枉而归于“中”。最后是既济与未济。这五卦反映了《周易》哲学的最终归宿，必须给予足够的注意。因此，我们将这五卦单独提出来进行解说，以便于掌握《周易》哲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第六十卦

《周易》崇尚“中和”，对过“中”之事要进行调整和节制。节卦的卦义为节制。连斗山：“节者，制而不使其过之谓也。①”俞琰：“节者，约也。有限而止之之谓，非旦训止也。②”王申子：“节者，约其过以归于中也。③”可知节卦为言节制约束，使对立面的发展不超越中介线，以达到守“中”而保持住平衡与稳定。

一、符号结构

节䷻(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卦象是以泽去节制水。《象传》说：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水在泽中，无盈满之患。水涨到泽上必然溢出，需

① 《周易辨画》。

② 《俞氏易集说》。

③ 《大易辑说》。

要及时进行调解。就以泽节制水来说，塞而不流必横溢，流而不塞则干涸。适当的办法是将水控制在泽堤的中介线上，使泽既储水又流水，这就叫节制的适度。因此，君子观以泽节水之卦象应该掌握住度数。掌握住度数并非容易，还必须“议德行”，即衡量其道德修养是否得“中道”而有“中德”。只有“中”的道德存于身，才能以度数而行于外，方可调解阴阳关系而实行节制。

二、《彖传》对卦辞的解释

节：亨。苦节不可贞。

《彖传》说：

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也。“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这段文字是说，以泽节水有亨通之理，其理在于一卦三刚三柔平分而均衡，而九五刚爻又居中正之位，在此中正之位上实行节制就亨通。如果过了这个中正之位再苦苦节制就不可能归于正，是其道穷。节制“中”是行险事，但节制的适当既中且正又保持亨通，则是行险事而喜悦，险而不为险。天地是有节制的，所以四时的变化无毫厘之差而成其变化。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国君如能量财之所入计民之所用而定出适中的税收法度，社会秩序就能安定。由此可见，节制住“中”，保持对立面的

平衡，这既是自然和社会的一定法则，也是使事物亨通的可靠保证。

三、六爻的发展变化

根据节卦的上述“时义”，六爻就以泽节水取象，下三爻的兑(☱)为泽，专论通与塞，上三爻的坎(☵)为水，专论流与止。根据通塞与流止，以明确适中而节制。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户，为门户。庭，为庭院。此是借人不出门户庭院而止于家内，去比喻泽底封闭使水不流出以蓄于泽内。因为内卦的兑(☱)为泽，初九是刚(—)爻而居于最下，故有泽底封闭之象。所谓“知通塞”，即知道当通则通，当否则塞。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肯定了作为泽底的初九，只能塞而不能通，通则失去了泽的作用。

九二：不出门庭，凶。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从以泽节水说，应该在泽堤的中间设上排水口才适宜的，可使泽既储水又流水。九二是刚(—)爻处于兑(☱)泽的中间，继续封闭塞而不流，故言“不出门庭凶”。《象传》又以“失时极也”作解。虞翻：“极，中也。①”“失时极”，即言“失时中”。是

① 《周易集解》。

说依据其具体条件，九二应该起着调节水的适中作用，但却失掉了，所以招致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六三以柔（--）爻处于兑（☱）泽之上，又因九二当泻而塞造成了水位上涨，必然从六三兑（☱）泽的开口处溢出，故有不能节制的叹嗟。《象传》以“又谁‘咎’也”作解释，即六三虽然自愧，但过失在九二，又有谁去责备六三呢。

六四：安节，亨。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节卦下三爻论兑（☱）泽之调解，上三爻论坎（☵）水的流止。六四处于坎（☵）体之最下，是泽底之水。泽底之水不泛不溢，安于接受节制，故称“安节”。安于接受节制似乎是不动之水，没有亨通之理，其实不然。泽底之水也是流动的，但它必须随着其上的九五泽中之水而流动，故言“承上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刚爻居阳位而得中，正是《彖传》所说的“当位以节，中正以通”之爻。作为泽中之水，九五在坎（☵）体的中间，正处于泽水将满而未满。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实行节制，则上有源，

下有泻，既无溢出之灾，又无干涸之患，是当节的中介线，故言“甘节，吉”。甘，是说水甘甜可饮用，流水则甘甜，死水则苦涩。但是可惜兑（三）泽之九二却没有在这个适中的位上设排水口，因九二对九五，两刚相敌不相应，结果造成了“失时”之“凶”。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节卦内卦兑（三）泽对外卦坎（三）水，凡相应的爻位均有相节的关系。初九对六四，刚柔相应节得适当为“知通塞”。九二对九五，两刚相敌不相应，有“失时”之“凶”。六三对上六，两柔相敌不相应，故言“苦节，贞凶”。上六的坎（三）水本应及早就泻出，由于九二当流而塞苦苦进行节制才涨到兑（三）之上。结果冲破了兑（三）的缺口倾泻而下，故言“其道穷也”。

通观全卦，取兑（三）泽，坎（三）水为象，通过以泽节水这一事实而提出对“中”实行节制。进而又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来说明。保持适“中”是客观法则，能使事物稳固而亨通。然后，六爻以兑泽对坎水各以相应的时位关系论述通塞与储泻。其中以二、五之中位作中介线，由于九二当节而未节，造成了泽水不能保持适“中”。通过此卦说明，对“中”要实行节制，才能使对立面不超越中介线，以保持统一体的平衡关系。如

果一旦超越了中介线而趋向两极，那就要穷困而不通。

中孚第六十一卦

中孚卦义为信守“中”。孚，作信字解。《杂卦传》：“中孚，信也。”《序卦传》：“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节为节制住“中”，中孚为信守“中”。节卦之后为中孚，这种编排在于说明，唯有坚信“中道”而不怀疑它的正确性，才能去节制住“中”。

一、符号结构

中孚（下兑上巽）。四个刚爻居上下而又得二、五之中位，两个柔爻居于中间。《彖传》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阴柔为虚，阳刚为实。“柔在内”，象征内心是虚的，唯虚其心才能接受“中道”。“刚得中”，又象征“中道”充实于心中。《象传》又说：“泽上有风，中孚。”卦体是下兑而上巽，兑（☱）为泽，巽（☴）为风。风是虚的看不见，行于泽水之上却能推波助澜，是虚中又有实。泽水是实的，能够看得见，但波澜掀起又出现许多旋涡与空隙，是实中又有虚。虚能受实，实能充虚。人心信守“中道”也是如此，唯虚其心才能接受“中道”，唯“中道”充实于心中，才能坚信此实理并不虚，这就叫中孚。

二、《彖传》对卦辞的解释

〔中孚〕：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彖传》说：

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虚舟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据说江豚鱼有一种特性，即江面起风必浮出水面，南风则口向南，北风则口向北，从不失信。这里是借豚鱼守信于风，来说明人应该守信于“中道”，故言“信及豚鱼也”。中孚的符号结构(䷼)外实内虚，有木舟之象。乘虚木之舟可涉险过大江，以此比喻信守“中道”亦可涉险而致通，故言“‘利涉大川’，乘木虚舟也”。进而说，天道四时之运行无差错，是既“中”且“正”的。信守“中道”也是中正而不偏，与天道运行是相应的，故言“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三、六爻的发展变化

中孚为信守“中”，六爻以二、五刚中为得“中道”，其他四爻以与二、五亲比为信服于“中道”之人。所以，此卦的爻位关系是只取近比而不取远应，近比又不取刚柔的承乘逆顺关系，而以居位得正为成比。所说的一卦之“时义”决定着一卦的爻位关系，在中孚的卦里体现的尤为明显。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虞，思虑臆度。初九当位，近比九二，远应六四。九二刚中为得“中道”之人。思虑臆度的结果，舍弃正应之六四，而亲比九二。如果结交六四则必另有它志，于“中道”不能安心。这说明它信守“中道”之志未改变。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爵为酒器，引伸可借为酒。靡，为靡费，可借为醉。九二以刚爻居中位，为“中道”充实于心中坚守而不移易之人。虽不求人知，但声明传于外，人人都愿意亲近。有如母鹤在山荫处啼鸣，其子在远处应和，又如我有好酒，别人都愿共享而一醉方休。这也随其心中之所愿。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中孚之六爻取比不取应。六三去比六四，二者都是柔爻而不得中，故称“得敌”，即两个阴柔相匹敌。或动或止，或歌或泣，是形容它未得“中道”而喜怒无常，动止不定，没有操守。这种状况是由于六三以柔爻居阳位而不得其正的条件决定的，故言“位不当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六四不与六三亲比，是互相匹敌的两马而亡掉一匹。六四断绝了与其同类六三的关系而后，与在上的九五相亲比。九五以刚爻居中位而得“中道”，六四亲比九五是就有道者而求教。其所以能如此，是因六四以柔爻居阴位而当位。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六四绝类而上亲比九五，两爻一刚一柔紧紧连结在一起不分离，故称“有孚挛如”。《象传》以“位正当也”作解，指明九五正当《彖传》所说的“刚得中”的中正之位，所以他能令人信服。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公鸡啼鸣先振动翅膀而后引颈高叫，其声称翰音。翰音本不能登于天，而上九却以自己的鸡叫去效法九二之鹤鸣以求远闻，实属欺世盗名，以假乱真。上九无“中”德却又虚张声势，虽然一时可以欺骗那些不明真象的人，但时间一长则必然被戳穿，故言“何可长也”。

中孚为言信守“中道”，信守“中道”为最高的道德修养，存于内心之事。所以六爻不取远应而只取近比，又以刚爻得中位为贵。通观六爻可分为三类：九二、九五之刚中为得“中道”之人；初九、六四亲比九二与九五，为信守“中道”之人；六三、上九不当位又不亲比“中道”，为失去

操守之人。通过中孚一卦，它提供了一个信守“中道”的样板，告人以信守“中”，而后才能节制“中”。

小过第六十二卦

继中孚之后为小过。《序卦传》说：“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这就是说，仅仅信服“中道”是不够的，还必须推而行之，小过就是论述如何推行“中道”。

一、符号结构

小过 ䷛（下艮上震）。艮（䷳）为山，震（䷲）为雷，是雷在山上震动。《象传》说：

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雷愈在高空震动其声音愈响亮，震于山上，虽然高于地面，但却不及天上，其声音是稍稍过越于正常，故称小过。君子观此象则“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过乎恭，过乎哀，过乎俭，当然是过越了正常的“中”。但是，行为不过乎恭则不足以说明谦逊，丧不过乎哀则不足以说明孝子之情，用不过乎俭则不足以说明俭朴节约。这些事例用来说明，小过为言稍稍过越了“中”，过“中”矫枉而归于“中”，过则不为过。

二、《象传》对卦辞的解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

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传》说：

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小过为言稍稍过越了“中”。正因为稍稍过“中”而过越的甚小，还可以矫正而使之过于“中”，以保持其亨通，故言“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的“过”字，为矫枉过正之过。因为矫枉必过其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才说过以利于正。但是，矫枉过正而使之归于“中”，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去实行。也就是说，只有在过越甚小即稍过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矫正而使之归于“中”。如果过越甚大则无法矫正，所以强调“与时行也”，即由具体条件来决定。小过的二、五两个卦位都是柔爻，矫枉贵于用柔不用刚，柔能反归于“中”。经过矫正而反归于“中”，是失“中”而后又得“中”。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十分小心，只能干小事，不可干大事，故言“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指九三与九四。九四失位，九三不得中。阳刚本来是可以干大事的，但在失位不中又不可矫正的情况下，则不可干大事。

最后又举出一个事例，鸟在空中啼鸣而飞过，其声音传到地面被人听见时，一般说鸟飞过去不会太远。此是借物象以说明小过为言小小的过越。再进一步说，鸟飞得愈高而与地面的距离就愈大，其声音传到地面被人听见，则鸟飞出去就愈远。反之，鸟飞得愈低，与地面就愈近，人听到其声音，它也飞不出去多远。此是以人站立的位置为“中”的座标，以鸟飞之高低作为测定过“中”之距离，以声音被人听见和鸟飞出去之远近，来说明反归于“中”之难易。由此而证明，事物愈向上发展则离中介线愈远，矫枉归“中”就愈困难。如果向下降则接近于中介线，矫枉归“中”也就比较容易。于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上逆而下顺也”。即向上发展是逆反“中道”规律的，下降才能顺乎“中道”之事理。这些论述，都是从过“中”而后矫枉归“中”的角度而提出的，由此可知，小过的卦义有两层意义，一是讲事物的发展稍稍过越了“中”，二是讲稍过则可矫枉而归于“中”，而矫枉之时又必过“中”，然后才能使之而归于“中”。

三、六爻的发展变化

小过为稍稍过“中”，矫枉而归于“中”，六爻各以其具体条件论述能否归于“中”。

初六：鸟飞以凶。

《象》曰：“鸟飞以凶”，不可如何也。

《彖传》曾以鸟飞说明“上逆而下顺”之理，六爻中的初上两爻也以鸟飞之象，进一步申说此理。初六为小过的开始，是处于稍过之时可以进行矫正。但是初六之“鸟”却高飞而不降下，愈向上发展背离中介线愈远，所以凶。《象传》以“不可如何也”作解，即言无可奈何，没法矫正而使之归于“中”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初六不当位，又未得“中”。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六二是“柔得中”之爻，能过“中”之后又反归于“中”。六二离开自己的中位去应六五，这就意味着是向上发展而过越了“中”。六二去应六五必须越过九三与九四。九三是阳刚可比作父，九四阳刚又在九三之上可比作祖父，六五在九四之上是柔爻则可比作祖母而称“妣”。六二越过祖父而去与祖母相遇，于礼为失正，通过于礼之失正来说明过“中”之失正。然后又变文从爻位关系去讲六二过“中”失正之后又如何反归于“中”。五为君位，二为臣位，二、五为君臣相应之位。六二“过其祖，遇其妣”，发现二、五两柔相敌不相应之后，“不及其君”就立即反回来归到自己的臣位上，故言“遇其臣”。从回归于二的本位说，这就是过“中”而后又能矫正而归于“中”。《象

传》言：“臣不可过也”。称赞六二晓得臣不可越出为臣的中正位，能自觉的反回来。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过一卦，四个柔爻，两个刚爻，是柔过而刚不过。但是，阳刚勇于干大事，要防止它过勇，故言“弗过，防之”。从，作追逐解。戕，残害。在柔过而刚不及的形势下，九三刚爻居阳位，以其过刚之勇去追逐阴柔则遭害，其凶将不可测，故言“‘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九四以刚爻居阴位，得刚柔相济以补不足，如此则不同于九三冒险干大事。它可以与柔爻有来往，故言“弗过，遇之”。然而，整个形势是刚处于劣势，所以九四与阴柔交往则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能不戒慎恐惧。于是又说：“往厉必戒”。鉴于这种情况，唯有所作为才能保证自己正固而长久存在。按通例说，位不当是不利的，但在柔过“中”而刚不及“中”的情况下，“不当位”反而补不足，但也必须提高警惕。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阴阳相“中”，和恰才能成雨。云虽密而雨未降，是因为阴阳二气未达到“中和”。为什么不能和恰？因“自我西郊”。西为阴方，密云自西方来，阴盛而阳弱，难以“中和”。这也就是说，六五这个“柔得中”之爻，也是柔有所过的。六二之“柔中”是居于内卦下体之中位，本身适中而不过，因其向上发展才过了“中”。六五之“柔中”是居于外卦上体之中位，因为“上逆而下顺”，即或它不向上发展也已有了过“中”之弊。所以《象传》说：“‘密云不雨’，已上也。”对六五来说，只有下降才能反归于“中”。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上六以柔爻居阴位，又处在一卦最上的终极之地，是过“中”已极而不可能再与中介线相遇了。以飞鸟之象而言，它离开地面“中”的座标愈飞愈高一去不复返。由于上六过“中”太远已不可能反归于“中”，必然走向穷极而不通，故言“已亢也”。

以上六爻，初六与上六，是只知向上发展而不知降下，过“中”不能矫正均得了“凶”。六二过“中”经过矫正而反归于“中”，得“无咎”。六五因其在上而过了“中”，唯有顺下才适“中”。九

三不及“中”，盲目行动必招“凶”。九四因得阴柔之济不冒险，但要提高警惕。小过一卦进一步说明，事物的发展只要过越的甚小方可矫正而反归于“中”，过越甚大则无法矫正。所以，小过是对节卦的补充，节为节制而使之不过“中”，小过则是过“中”之后进行矫枉退回到“中”，二者可以互为应用。

既济第六十三卦

继小过之后为既济。《序卦传》说：“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有过物者”，犹如说事物有越过“中”者。事物的发展一旦越过了中介线则必趋向于对立的两极，一个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个方面则遭到了失败。《杂卦传》说：“既济，定也。”《尔雅》：“济，成也。”既济为言大功已成，大局已定。

一、符号结构

既济（下离上坎）。离（☲）为火，坎（☵）为水，是水在火上。《象传》说：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性润下，火性炎上，二者是矛盾的，但不相入而相资助，又是统一的。虽然是统一的，但毕竟是隐伏着危机。所以，君子要有忧患意识，应思虑采取措施以预防它转向未济。

二、《彖传》对卦辞的解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彖传》说：

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当位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既济就字义去讲，是说大江大河已经渡过，历经险阻艰难业已取得了成功。但为何“亨小”？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成功者退，方来者进，成功也就到头了，其发展前途有了局限性，所以只能小亨而不能大通。再进一步说，事物既然取得了成功，就应该转向守成而不要轻举妄动，这样可以有利于维持现状延缓向反面转化。既济一卦的六爻，初、三、五刚居阳位，二、四、上柔居阴位，刚柔全部当位而相应，有利于保持局势的平衡与稳定。所以开始时形势是好的，称“初吉”。要保持这种稳定的局势就应该用柔而行“中道”，因为阴柔缺乏进取而有利于用之守成，故言“柔得中也”。但是，事物总是要发展变化的，平衡必然要转向不平衡，稳定必然要转向不稳定。既济是以取得成功的“初吉”开始，最后则是失败的“终乱”而结束，故称“其道穷”。

三、六爻的发展变化

既济为取得了成功，六爻作为发展的过程，集中阐述了怎样由开始之成功而最终走向了失败。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既济以渡河去比喻事物经过涉险历难而到达了胜利的彼岸。初九为成功之开始，以大车和狐狸过河为象而言“曳其轮，濡其尾”。大车虽然到达了胜利的彼岸，也还需要用力牵引才能登上陆地。狐狸过河虽然把尾巴弄湿了很危险，但已游到了岸边，再努一把力就攀上了陆地。其意义是应该无任何过咎的。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初九为取得最后的成功，至六二则进入守成。守成贵于用柔不用刚，六二以柔爻而得中位，故称“妇”。“妇丧其茀”，是说妇人想乘车出门而有所行动，因为丢失了车棚而不能走了。但是不要急于去找，七日后会有人送回来。此是以妇人不出门喻用柔守成不妄动，这就体现了“中道”思想，以保持平衡与稳定。所谓“七日得”，即暗示历经七爻的变化而成未济的九二，由守成则转向了进取，客观形势完全变了。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高宗为殷王武丁。武丁为中兴之君，于殷道衰微之世，内整纲纪，外伐鬼方，振兴了国势巩

固了边防。经过六二的守成，至九三便出现了人情苟安事事惰慢的弊端。但是阳刚有所作为，取武丁中兴之事为象，以证之。但“三年克之”，以见用力之艰难。虽然平定了内忧外患，却耗资费力而疲惫不堪，潜伏着更大的隐患。

六四：濡有衣袽，终日戒。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是说行船时要带上一些破旧的衣絮，以防备船破漏水时进行堵塞，有备才能无祸患。六四的爻位，已经离开下体而进入上体，经过九三的整治振兴，六四又得稍安，但也不能不有所防范。唯有所疑虑恐惧，才可维持一下局面。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东邻”指九五本爻。“西邻”指六二。杀牛为盛祭，禴为薄祭。九五用杀牛之盛大祭品去敬神，为何不如六二至薄之祭而受其实福？《象传》言“时也”。即时间条件具体形势不同了。六二处于成功之初，天下太平大局稳定，可以坐享其成。当发展到第五爻位时，大势已去世道衰微，终极则乱的局面已不可逆转，鬼神也无可奈何，盛祭又有何用。《象传》以“吉大来也”解释六二“实受其福”，就因为六二居于成功的开始，为大吉之

来临之时。

上六：濡其首，厉。

《象》曰：“濡其首”，何可久也。

上六为既济之终，已经发展到“‘终’止则‘乱’，其道穷”。以过河为喻，初九为历经艰难登上了彼岸，是取得了成功。现在又大河拦路险在前，是转向了失败。初九登上彼岸，尾巴沾湿了并无危险。上六开始渡河就把头浸在水里，岂不是一场灾难。《象传》言“何可久也”，指明既济之终了应当变成未济。

既济的卦义为成功，发展终了即由成功而转向失败，六爻的变化，充满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就以形势最佳的六二说，用柔中守成固然可以延缓转化，然而久安则惰慢，至九三就显露出弊端，到六四则“终日戒”，九五则大势已去而不复反，终极之上六“濡其首”，降临了灾难。足见过“中”不能矫正则必然向两极发展，一方是成功，另一方就是失败的，而成功还会转向失败，对立的两个方面总是在互相调换。

未济第六十四卦

继既济之后为未济。《序卦传》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既济是大功已成，大局已定，这意味着事物的发展变化已经到了尽头。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不可以有终了之时

的，所以六十四卦的排列则以未济而告终。未济为未成功，也就是说，事物还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一、符号结构

未济 ䷿（下坎上离）。坎（☵）为水，离（☲）为火，是火在水上。《象传》说：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润下而在下，水火不相交，不能发挥济物的功用，故称未济。在这种形势下，君子就需要以慎审的态度去分辨事物的不同点，由同而求异，看到各居一方的矛盾对立。

二、《象传》对卦辞的解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象传》说：

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继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既济言“亨小”，是“初吉”之开始“亨”，终了则不亨通。未济之“亨”，是初始不亨通；终了则亨通。未济终了亨通又在于“柔得中”，具体指六五。六五的“柔得中”为何能亨通？为明了其理，可将既济与未济两卦的“柔得中”作一具体比较和分析。既济的“柔得中”指六二，六二以柔爻居阴位而得中，是用柔而适中。于大局已定之时行柔顺而适中，是善于守成，但只能得“初

吉”之小亨而不能大通。未济为未成功，当发展到第五爻位时已接近于成功而又功亏一簣。在这种形势下需用意经营，过柔则不济，刚猛则坏事，唯刚柔相济而适中，方可取得成功。六五以柔爻居阳位而得中，是刚柔相济而适中，因此说，既济与未济虽然都称“柔得中”，而“卦时”与“卦位”并不相同，其意义也不相同。所以既济言“亨小”，未济则直言“亨”。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步体察和理解《周易》的章法和体例。

既济与未济二卦皆取狐狸过河为象。此言“小狐汔济”，小狐为幼狐，勇气有余而经验不足，不畏艰险而敢于涉水过河，几乎要渡过去了但还未到达彼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继续努力，千万不要把尾巴浸在水里，一旦浸水则尾大不掉而容易沉下去。这一事例说明，处于未济之时前途多坎坷，仅凭勇敢精神还不行，贵在有勇有智刚柔而相济。然后又就符号结构去进一步解说：“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未济（䷿）的六爻刚柔均不当位但又皆相应。“不当位”，体现着矛盾对立，“刚柔应”，又体现着统一性。有统一性就能互相济助，同心协力以出险，最终可以取得成功。

三、六爻的发展变化

未济的六爻发展过程，开始是未成功，经过努力而取得了成功，最后又预示着转向失败。

初之：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初六处于未济的开始，客观并不具备可济的条件。以小狐过河为象，初六柔爻为柔弱之小狐，因居阳位而勇气有余。冒然涉水未游到彼岸就气力不济，而将尾巴浸在水里游不过去了。《象传》以“不知极”作解释。极，训中。处未济贵在刚柔相济而适中，初六不能循此而行，所以未取得成功。

九二：曳其轮，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未济发展到第二爻位，客观也不具备可济的条件。九二虽然主观有能力涉险，但经过审时度势之后没有轻易进，因固守本位不动而得了“吉”。《象传》说：“中以行正”。即肯定它是以中正之道而行，所以处事得宜不冒险而进。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六三处于内卦坎（☵）体之终，客观形势已经开始有了可济的条件。但是，六三以柔爻居阳位而不得中，才质柔弱又未得处未济的中正之道，也不能行动，动则必招凶。六三以“位不当”解“征凶”。未济一卦六爻皆不当位，为何独于六三讲“位不当”。其实，此“位不当”既是指六三以柔居阳位它不当位，同时也是说六三之爻位不能承当济河之重任，把济河之事处理得很妥当。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未济内卦坎（三）体的三爻均在险中，无可济之理。一进入外卦离（三）体，就呈现出光明，有了济河的可能性。九四是刚爻，刚则可以涉险，但因居于阳位不得中，不能刚柔相济而适中，是外表刚强而内心怯懦，临大难则退缩。唯有固守本位不动才能无过悔，故言“贞吉悔亡”。但根据形势的发展它应该前进，“志行”是激励之辞。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六五以柔爻居阳位又得中，正是《彖传》所说的“未济‘亨’，柔得中”之爻，可以涉险历难而致通。六五得济难的中正之道，与它相比应的九二与九四又来相助，从而取得了成功。经过这场斗争，君子之光辉日新，犹如雨后之青天，晖光而倍增。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未济至六五爻位，经过奋斗已经取得了成功。至上九，“有孚于饮酒”，即怀着胜利的喜悦饮酒

而庆升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由于沉溺于饮酒，结果却“濡其首”，此句与既济六二爻辞相同。即把头浸在水里，灾难又降临了。开始转向了失败，故言“有孚失是”。由于“饮酒”而招致了“濡首”，从中应该得出什么经验教训呢？《象传》说：“亦不知节也”。节，即节制与调整。也就是说，因为不知道对“中”实行节制，才产生了成功与失败的互相转换。这句话的意味十分深长，可谓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作了总结。

以上，我们解说了六十四卦中的七个卦，即开头的乾坤二卦，结尾的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五卦。乾坤二卦是六十四卦的纲领，堪称是一部《周易》哲理思想的缩影。天地万物之生生原理以及阴阳对立统一的变化过程都讲得清清楚楚。因此说，掌握了乾坤哲学，也就基本上掌握了《周易》阴阳说的精蕴。

最后的五卦是从第六十卦开始，六十是个大数，为花甲循环的周期。在第六十这个大数上排出了节卦，节卦卦义为节制，这里就包含着调整阴阳循环变化关系，适当加以节制。接下是中孚讲信守“中”，小过讲过“中”之后矫枉而归于“中”。这两卦，可视为对“中”进行节制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如果过越“中”甚大而不能矫正，则势必趋向于对立的两极，于是就排出了既济与未济。既济为取得了成功，由成功而又转向了失败。

未济为未成功，由未成功经努力而又取得成功。至未济的最后一爻提出，成功与失败为何转化得这样快？《象传》以“不知节”作了回答，即由于不知道进行节制而造成的。这与节卦又照应起来。因此说，“知节”二字，既是对后五卦的总结，也是对《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总结。也可以这样说，一部《周易》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阐发了阴阳对立统一的无限变化，晓得这个变化之理并不难，但晓得“知节”却并非容易。“知节”二字，它把《周易》阴阳平衡的中道思想，和谐统一的整体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全部都包括在里边。它既是方法，又是谋略，把理论思维与实践功能紧紧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一部《周易》，最后告诉人们的是“知节”二字，唯有“知节”，才能坚守“中道”。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在阴阳的哲学思想体系一节里，通过总结归纳，是从纵向上提出问题，以掌握它的概貌。在这一节里，则是通过卦例的解剖，从横行上以把握它的实质。二者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以便能够全面了解《周易》哲学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 阴阳说与经纶治国

《周易》的阴阳变化学说，最终还是要服务

于政治。过去曾有人称《易》学为经世之学，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按照六十四卦的模式，乾坤为天地之始，继乾坤之后的屯卦则为创世之始。《屯·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是说世界初创，社会洪荒，君子治世如治丝，要从杂乱中理出头绪来，变无序为有序。所以，“经纶”二字，就是指对国家社会要依据阴阳变化进行治理，这是作《易》的根本目的。下面将就此谈几个问题。

天道与人心相应，君位系于下民

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成为统一的大帝国，治理大国诚为不易。如何使之井井有条，不仅需要有一套典章制度，更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治国方略。《周易》的阴阳变化学说，它从哲学的高度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因此，《尚书·周官》曾将其概括为“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即按照客观规律去经营治理国家，要不断调和理顺阴阳关系。阴阳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大而范围天地，小而寓于一物，治理国家亦必顺应其理。所以《汉书·艺文志》称《周易》是“王教之典籍”。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也说：“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也。”都肯定这部书有治理天下的大法和称王于天下之大道。这个大法和大道又是与天地和人伦融为一

体的。

《周易》作为古代的素朴哲学，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天人相通。世界的整体性是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上，即阴阳变化支配着万物的运动变化，贯穿于天地人而无所不在。因此天人合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息息相关，而且天道往往决定或影响着人道。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周易》论述经纶治国，首先提出“效天”和“顺天”。《系辞传》说：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观·彖传》又说：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天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神道”，即阴阳变化之道。“设教”，即设置政教，包括一切的政策法令和种种的教化措施，也就是经纶治国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这些东西的制定，都必须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那末天道的阴阳变化规律又有什么特点呢？《豫·彖传》说：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

天道的阴阳变化规律，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既不过越又无差错，总是顺其固有的规道自然而发展，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效天”，就是要效法天道变化之和谐有序无过差。

“顺天”，就是要顺应天道规律永恒发展之自然。以此来治理国家，民服而无需用严刑苛法。

《周易》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过程，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它不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有其特殊的规律，然而却看到了社会的矛盾要比自然界复杂得多，并不完全象日月四时那样和谐有序自然而发展。它所说的“效天”和“顺天”，实质是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中受到启示来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持与天道相协调。我们说，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对立。《周易》虽然不是用这个视角去认识社会，但却看到了等级制度的尊卑之序把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与天道相协调，就是要使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达到和谐与统一，这就是“燮理阴阳”的根本问题。按照《易》卦的模式，乾为阳、为君；坤为阴、为民。《系辞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认为乾坤阴阳所反映的君民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是，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绝对不变的。《坤·文言传》说：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

盖言顺也。

坤阴所代表的下民，是要卑顺以承奉乾阳之君，然而从阴阳变化规律说，对立的两个方面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易位。因而坤阴的卑顺也有一个积小而成大，渐进而至极，最终将发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下犯上，顺反逆。所以这段话于“坤道其顺乎”之下，接着就讲“积”、“渐”“辨”，最后以“盖言顺”作结语。就是要告诉统治者，下民的卑顺并不是绝对的。君王的位置也不是永恒的，关键是“积善”还是“积不善”，对此要有所辨察。

从这一基点出发，《周易》论经纶治国，则把人道的阶级关系和谐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加以追求。阶级关系和谐统一则天地交而志同称作泰，社会发展就呈现出一种有序化的过程，人道与天道相应。阶级关系失和，下民被逼得挺而走险，天下就要大乱，社会就失去稳定而称作否，人道与天道就不相应。在中国历史上，殷纣王无道失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周易》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总结，体现在明夷卦中。明夷的六爻，以上六代表昏暗的国君，在下的臣民尽为其所伤。结果又如何呢？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

入于地”，失则也。

“初登于天”，指殷纣王初登王位承大统，也曾以君德照四方。“后入于地”，指纣王后来昏庸残暴丧尽民心，终于被推翻。“失则”二字，则为法则，也就是阴阳变化规律。总结纣王失国的教训，就因为他违背了阴阳和谐经纶治国的基本规律。

殷纣王无道失国，周武王继之而立，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对于这场革命，《周易》给予了充分肯定。《革·彖传》说：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由于天地四时的不断变革，从而才使万物新陈代谢生生而不穷，说明没有变革就没有自然界的永恒发展。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商汤赶走夏桀，殷纣王无道周武王取而代之，这就叫革命。没有革命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所以这种革命既顺乎天道规律之自然，又迎合了人心之所向，是革而当革，无任何过错。于是《彖传》又说：“革而当，其悔乃亡。”并赞叹：革卦的意义，真是伟大啊！这里边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天道规律究竟用什么去衡量，要用民心去衡量。一个君王的政教合不合乎天道规律，一个王朝的存在与否，决定性的因素是民心之向背，民心所向君则存，民心所背君则亡。《周易》将其概括为“顺乎天而应乎人”，天道通过民心来反映。这样一来，

天道与人道相协调，天人相合，并不是一句空话。因此说，革卦“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句话，它明确地告诉了封建统治者，民为立国之本，社会的治乱兴衰以及君位的存亡，均系于下民。这个道理，在观卦里就说得更清楚了。

观（䷓），在十二消息卦里为阴长阳消之卦。阳为大，阴为小；阳为君，阴为民。阴长至四位，阳退守五位，上下对峙而互相观视。五，又为君位，四阴进逼，形势甚危。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阴长至第四爻位，阳消已过半。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得位又得中，是有中正之德的君王。所以《彖传》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是说九五这个大君在上位还是很可观的，他以中正之德观示于天下，使在下的臣民能巽顺而为进退。也正因为九五之大君有中正之德，才晓得观察自我的生存与否，则观民心之向背。在下的群阴不进逼，自我就能生存下去；在下的群阴一进逼，自己就失去生机，故言“‘观我生，观民也。’民心之向背，决定于君道正不正。由于九五君道正，《彖传》称“下观而化”。下民既被其感化，当然也就消除了进逼之意，九五大君还可生存。

这一事实说明，天道是可畏的，民心是可惧的，天道虽高远，观于民心近可求。所以，用阴

阳对立统一关系来经纶治国，从天人相合的整体和谐观念来处理阶级关系，说到底，就是要以天道之自然和谐来反馈人道，认清人心与天道相应，君位系于下民。因此中国有句名言，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阴阳变化哲理应用于社会实际的提炼。

理财正辞，民为立国之本

《周易·系辞传下》的第一章里，它提出了“贞胜”说，指明吉与凶所代表的阴阳对立面总是互相争胜负的。斗争的结果经常是一个方面居于正位而显现着，另一个方面居于偏位而隐伏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同时都发挥主导的支配作用，这就叫“贞胜”和“贞夫一”。在论述了这一哲理思想之后，接着就联系到经纶治国的实际而讲了一段话。它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从天地的自然规律说，由于阴阳互相争胜负而不断转化，才使日月四时运行而万物生生不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由于上下尊卑互相斗争的推动，使“社会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而不断转换，才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在这种不断转换的历史发展

中，圣人认为大可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政权。也就是说，谁得了政权谁就居于正位而显现于人，谁丢了政权谁就转向隐伏。如何能够守住政权而长久居于正位，就在于爱护万民而得众望之所归。何以得众望之所归，就在于有财物以生息万民。这样看来，“理财正辞”是最重要的。“理财”，就是对国家财物的管理，赋税法度必须适中合理。“正辞”，即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这两项大事做好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自然遵守法令，一切都显得很和谐适宜，这就叫作义。这样社会就能长治久安，可以保证政权的“贞夫一”。

《系辞传》的这段文字，从阴阳争胜负的不断变化中提出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政权建设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正确管理措施以争得民心，从而稳定大局以巩固现存的秩序。它明确的告诉封建统治者，经纶治国应该轻徭役薄税敛不可贪得无厌，要确立民为立国之本。在这一根本思想的指导下，《彖》、《象》通过解六十四卦提出了一系列对下民应采取的具体政策。首先，是关于容民畜民的问题。

《师·象传》说：

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师（䷆），下坎上坤。坎（☵），为水，坤（☷）为地。卦象是水积蓄于地中。师卦为言兴师动众去出征。就兴师动众出征说，民为兵之本，只

有平时容民畜民如大地之蓄水，战时才会兵多将广用之而不竭。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军来自于民，有民才能有军，有军才能使政权巩固。这一事实说明，推行容民畜民的政策，对稳定封建国家政权将起着直接的作用。接着，在临卦又提出了保民的问题。

《临·象传》说：

泽上有水，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临（䷒），下兑上坤。兑（☱）为泽，坤（☷）为地，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如果泽水在陆地之上，则必有堤堰防泛而泽水的容量也有限。泽水之上还有陆地，是自然形成的大泽，其容量无限，而且泽水与陆地互相临近无间。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应该象泽水与陆地那样上下互相临近，教化和思念民众无尽无休，容纳和保护民众无有止境。再进一步说，阳刚尊贵是居于上位的，现在屈尊就卑而居于四个阴柔之下，这体现着上亲临于下。由于上能亲临于下，下必敬于上，上位者就大有发展前途。于是由临（䷒）一变而成泰（䷊），再变而成大壮（䷡），再变而成夬（䷪），再变而成乾（䷀）。所以《彖传》又说：“临，刚浸而长。”《序卦传》还说：“临者，大也。”这一卦说明，居于上位的统治者如能屈尊就下而亲临于民，思念和保护下民，其发展前途才会远大。然

后，又提出了悦民。

《兑·彖传》说：

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

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说同悦。“先民”，即导民前进。兑卦卦义为言喜悦。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众前进，虽是劳苦而民不以为劳苦。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赴大难，即或是有死的危险民众死而无怨。可见，喜悦作用之大，它能够使人奋勉而勇敢。因为凡是喜悦之事必应乎人心之所向，而应乎人心所向之事则必然是与天道规律相合顺。这又进一步说明，人心一旦与天道相应，就能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何需为国家政权而担心呢。

以上三卦，从容民、保民、临民，讲到取悦于民，最后又归结到“顺乎天而应乎人”。反复告诫封建统治阶级，民为立国之本，是政权的根基，根基不牢，国家政权就要动摇，这是“理财正辞”的前提。为了使封建统治者能够深刻领会，于是又举出剥卦以申说其理。

《剥·彖传》说：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剥（䷖），下坤上艮。坤（䷁）为地，艮（䷳）为山，卦象是山在地上。不言山在地上而言山附于

地，是说高山经过长久的风雨侵蚀崩溃削落而依附于地面。上，指居于上位的统治者。下，指下民。居于上位的统治者看到高山崩溃依附于地面之象，则应晓得位高也可以迭落下来。就应该以较宽厚的政策去对待下民，居于其上才得安然，再就全卦六爻去看，阴长至第五爻位，仅有一阳残存于上。《彖传》说：“剥，剥也。柔变刚也。”阳刚为君，阴柔为民。五个阴柔要把一个阳刚剥落掉，危在旦夕。这一卦象说明，对下民剥削过重将危及自身，最后自己也将被剥落。深明此理就应该将利禄及早下施，接着又排出了夬卦。

《夬·彖传》说：

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下乾上兑。乾(☰)为天，兑(☱)为泽，卦象是泽水已涨到了天上，堤防溃决滔滔下泻而摧毁一切。君子观此象则当知利禄不可多得，满招损，谦受益，要尽快向下施予。积德则不然，多多益善。利禄向下施予看来是有所损失，其实却是受益。

《益·彖传》说：

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益卦是讲减损上位者之有余，以增益在下位者之不足，故称“损上益下”。这样做下民都无限欢喜，

故称“民说无疆”。由于损有余以益不足而达到了适中均衡；赢得了民心，这就给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带来了光明，故称“其道大光”。由此可见，适当作些经济让步看来似乎是损失，而这种损失却是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增益。也就是说，损失的是眼前局部利益，得到的却是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只有深刻理解这一道理，才会认识节用爱民的重大意义，于是又排出了节卦。《节·象传》说：

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节（䷻），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卦象是用泽去节制水。以泽节水，塞而不流则溢出，流而不塞则干涸。最得当的办法是将水节制在适中的水平线上，使泽既蓄水又流水，既不干涸又不溢出，这就叫节制得适度。对下民的剥削也有一个节制得适度的问题。要想节制得适度，就必须“制数度”。数，即十、百、千、万……。度，即分、寸、尺、丈；升、斗、石等。有了这些计量单位，才能用来衡量适中与否。但数与度的计量是靠人去掌握，还必须“议德行”。只有深明《易》理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推而行之。于是《象传》又说：

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天地自然规律是有节制的，年、月、日、时的运行从不过越而成其变化。人类社会也应如此，国君如能量财之所入，计民之所用，将税收法度节制在适中的水平线上，这样既不损伤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妨害百姓继续生存，整个社会才能安宁。因此说，爱护老百姓，剥削要有所节制，赋税保持适中，这才能够达到通。

以上四卦，从“厚下”、“施禄及下”、“损上益下”，最后到“制数度，议德行”，“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可以看出，所谓“理财正辞”，就是要把着眼点放在下民的身上，省徭役薄税敛，尽量调节与缓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以求得社会的稳定发展，我们说，《周易》虽然强调“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际，贵贱位矣。”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观全局，从哲学的广阔视野而看到如何去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所以，它并不为等级制度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过多的辩护，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为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刚健不息，强调实行人治

《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从而证明阴阳变化规律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三才”。因此，经纶治国要以阴阳

变化规律为准绳，从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出发，提出了“理财正辞”缓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具体对策。规律和政策要靠人去具体掌握和贯彻，这里自然就涉及到了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以及在经纶治国中的作用问题。

《周易》认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尊重。但是，人在规律面前也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有所作为的。《泰·象传》说：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财通裁。天地的阴阳变化规律，相交才相和，相和才通达，这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君王可裁制它，辅助它，成就它。所谓裁制、辅助、成就，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可以对它实行某种驾驭，调节和利用。所以《系辞传》又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强调天地定位于上下虽然有其规律在运行，但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以趋吉避凶，圣人掌握了天地变化规律加以裁制利用而趋吉避凶，则能够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之事以左右民生。

裁制、利用客观规律，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以左右民生，实质就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经纶治国虽然要“顺天”、“效天”，以保持与天道的和谐，但人治还是主要的，要推行人

治，人就需要具备一种精神，有一种人生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周易》提出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有·象传》：“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畜·彖传》又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人应该象太阳那样，日复一日地运转，天天向上而光辉日有所新。有了这种奋进而不止的精神，才可有为于天下，尽人事而听天命，最能说明这种精神的是姤卦。

姤(䷫)，一个阴爻在下与五个阳爻相遇，其趋势是继续向上增长的消阳。所以，姤为阴长阳消的开始，对阳刚所代表的君子之正道非常不利。如何去对待这种客观形势？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

枸杞为灌木。以枸杞树去包容瓜，瓜藤必攀援而上。枸杞喻五个阳爻，瓜喻在下的一个阴爻。姤初六之一阴，原为夬(䷪)之上六。夬之上六被五个阳爻决掉之后，反转而成姤(䷫)的初六，又与五个阳爻不期而相遇。这一反转变化的变化，即由阳长阴消而成阴长阳消，有如瓜藤缠绕枸杞攀援而上。对于这一形势，九五含弘章显，以中正之道处之，因为这是天道规律发展的必然，故言“有陨自天”。但是，君子之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并

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故言“志不舍命”。就是说，人既要了解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变化，也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加以引导和驾驭，在条件允许与可能的范围内，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周易》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陶冶了我们民族的思想品格，在历史上曾鼓舞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去励精图治。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君权就是法，法制的思想不健全，而人治的思想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封建王朝几经更迭盛衰，无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乾嘉盛世”，还是三国混战，十六国分争，都曾出现许多伟大的人物或顺天行道或力挽狂澜。

《周易·系辞传》说：“察于天之道，而明于人之故”。经纶治国，知天而更要知人。将天地人称作“三才”，三之为言参，即强调人应该参与天地的变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就是《周易》所倡导的人生哲学。理想的境界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不断地求索，通过知识的积累，以达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从而去掌握变化规律。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修养，才可以称之为“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系辞传》）终极的目标，还是天人相合，这种相合已经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和谐了，《乾·文言传》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

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鬼神二字，鬼之为言归，神之为言伸，即用来形容阴阳屈伸往来之变化。这段话是说，道德修养伟大的人，已与乾的“元亨利贞”四德融为一体，所以他能与日月合其光明而照临四方，与四时合其次序一言一动无任何过差，与阴阳屈伸往来主使万物有生有灭的规律相合而赐吉凶无一私念之掺杂。这样的伟大人物完全与天道规律相默契，其先于天道规律而动则不相违，后于天道规律而动则遵而奉之不相背。既然与天道规律都不相违背，何况于人事以及阴阳往来变化之类的具体问题呢。大人者，有德有位。《文言传》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讲给当权者的。它指明，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道德而居于尊位的人，才能经纶治国，达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彖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系辞传》）

以上可以看到，《周易》这部书不仅提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也系统地研究了人的行为准则。它展现了一个理论与行动相关连的思维模式，为经纶治国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法和策略。就这一点来说，确实可以将其称之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管理与决策的专门著作。正因如此，所以它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

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一些有建树的帝王将相，都从中汲取了思想营养。清代的康熙，是中国历史上颇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一生的文功武治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他在为《口讲易经解义》御制《序》中，就曾这样说道：

惟帝王道法，裁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务前民，通便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易》之为书，合四圣人之象，设卦系辞焉，而广大悉备。自昔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书》、“六艺”之文，《礼》、《乐》之具，《春秋》之道，无不于《易》详焉。

其乃体诸躬行，措诸事业，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预防以维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而治理备矣。

惟体乾之四德，以容保兆民，期庶司百职事矢野，涣群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则“大和”溢于宇宙，庶称朕以经学为治事之意也。

他以经学为王道之法，看到“其理莫详于《易》”。《易》书“极天人，穷性命”，“有观民设教之方，有通德类情之用”。能“恐惧修省以治身，思患预防以维世”，“而治理备矣”。他要体现乾卦“元亨利贞”之四德来治天下，期望百官职事能容民保

民，上下相交而成泰。经纶治国的理想目标是“大和”溢于宇宙，即阴阳中和，天人和谐。由此可见，清初的所谓盛世与《周易》的经纶思想是有极其密切关系的。

《周易》的治国之道，应该说并不是康熙才发现的，司马迁早就注意到了。他在《史记》中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周易》阐发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是隐晦的，奉而行之则切中于社会历史实际。《春秋》评断社会历史的盛衰，是具体的，推极其理可验证于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所以，《周易》与《春秋》，互为体用与表里，在中国堪称是经世之学，是封建士大夫晋身于朝政必修的高深教科书。由此亦可理解，它为什么能冠“六经”之首，历数千年而不衰。

我们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周易》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能给人以智慧。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部书，如果与现实相脱离，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周易》阴阳变化的理论思维为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它确实起了某种维护和调节作用。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周易》又成为国际学术界注重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把它的思想用之于

经济管理，以协调劳资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局，祥和的政治气氛。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深入研究《周易》的经纶治国论，或许能从中受到某些新的启迪。

后 记

这本小册子，是在《周易大传新注》、《易传今译》的基础上，又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汇集在一起而写成的，称之《周易阴阳八卦说解》。八卦是形式，阴阳是内容，顾名思义，本书是想从形式到内容，对《周易》这部书进行一次全面解剖与说明。我对《周易》研究，一直是侧重于义理，而义理研究则必须以《易传》为主。至此，已先后完成了一《注》、一《译》、一《解》，从一卦一爻一字一句的训释到全书综合性探索和上下横纵联系，对《周易》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系统阐发和具体分析。本书的文字也并不多，结构也只提炼出四章五节，力求简单通俗易懂，以便于读者能够掌握其思想精髓而免入五里雾中，为深入研究《周易》提供一点方便。书中所说的问題，也仅为个人的看法，难免不有偏颇，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徐志锐

1990年3月30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阴阳八卦说解

作者=徐志锐著

页数=182

SS号=12060033

出版日期=1991.2

目录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说解蓍

第三章 说解卦

第一节 八卦模式

第二节 六十四卦模式

第四章 说解阴阳

第一节 阴阳的哲学思想体系

第二节 六十四卦的哲学思想体系

第三节 阴阳说与经纶治国

后记